



[\[返回禁忌书屋首页\]](#) [\[版主管理\]](#) [\[所有跟帖\]](#) [\[回复本帖\]](#) [\[前期主贴\]](#)

【互换陪读妈妈的美好生活】（1-9）作者：RJ

送交者: [YY不正](#) [★★★★声望勋衔R17★★★★] 于 2026-06-05 3:48 已读147997次 6赞

[大字阅读](#)

[繁體](#)



[网友标记AI比例:75%](#)

【互换陪读妈妈的美好生活】（1-9）

作者：RJ

2026/6/5发表于：pixiv

第一章：两个陪读家庭

在新加坡，有一种特殊的群体被称为「陪读家庭」。她们通常由母亲放弃国内的事业，只身带着孩子扎根在这座赤道小岛国。她们的生活被切割成两个极端：白天是操持家务、穿梭于各大学习中心；夜晚则是独守空房或在异乡喧嚣中寻求慰藉的落寞。

武吉班让的一栋老旧组屋里，余家和李家门对门地住了三年。这种异乡人之间的依靠，在潮湿闷热的狮城显得尤为紧密。

早上九点，余云正坐在玄关的换鞋凳上忙活。她今年四十二岁，身高仅一米五八，娇小玲珑。虽然胸部只是勉强算C罩杯，但在那具小巧的骨架下，却长了一副与上身极不协调的丰腴臀部，格外的挺翘硕大。她是典型的台湾女人，五官非常精致漂亮，带着一双勾人的泪痣，化着挑不出毛病的精致妆容，肤色则是南方人标志性的蜜糖色。

她正费力地将那双35码的小脚塞进黑色红底高跟鞋。作为标准的黑丝袜控，她今天穿了一条极薄的黑丝，紧紧包裹着她丰满的肉感大腿。因为天热脚汗大，丝袜在脚趾和鞋跟处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暗，透着一股属于成熟女人的微甜肉欲。

「小龙！你快一点啦，补习要迟到了诶！」余云那标志性的台湾腔在楼道里回荡，带着一股子软糯的娇嗔，「吼，每天都这样拖拖拉拉，妈咪要在外面晒成肉干了啦。」

「知道啦，妈——你在催什么喔，很烦诶。」16岁的余小龙嘟囔着走出来。他完美继承了母亲精致帅气的五官，皮肤却白白嫩嫩。虽然身高只有一米六，但在短裤下却有着惊人的本钱，那份远超同龄人的二十厘米雄厚轮廓，在宽松的运动裤下若隐若现。

与此同时，对面的铁门也「嘎吱」一声开了。

李新平背着厚重的书包走了出来，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带着重重的压迫感，直接挡住了走廊的光。虽然才16岁，但他浑身都是扎实的腱子肉，足足一百八十斤，长相粗犷，皮肤晒得黝黑。在宽大的校服裤里，属于北方人那十八厘米的强悍本钱，随着他的步伐沉甸甸地摆动。

「新平，水壶带了吗？上课多喝水，这地方热得邪乎，别中暑了。」

说话的是刘莉，三十八岁，来自东北。她有着一米七五的惊人身高，丰乳肥臀，是典型的浓颜系大框架美女。她长得五官大气，虽不似余云那般精致，但那张性感的红唇大嘴配上浓艳的蓝色眼影与烈红唇，极具视觉冲击力。最让人艳羡的是她一身天生的冷白皮，即便在热带晒了几年，依旧白得晃眼。

为了配得上这身大气的白皮，也为了掩盖自己浓密的体毛，刘莉今天穿了一条紧身一步裙，大腿下死死裹着一双她最钟爱的油亮提花肉色丝袜。这种丝袜极厚，在热带的阳光下泛着一层油腻的反光，将她1.....75米大骨架的丰满长腿勒得像两根浑圆的肉柱子。她踩着一双40码的双带大高跟鞋，那双大脚因为严重的脚汗，已经将鞋底的肉丝踩得一片湿亮发暗，边缘甚至泛出了黏腻的汗渍。可她依然站得笔挺，这是她认为的「体面」与「妇道」。

「带了带了，妈你快回去吧，磨叽死了。」李新平大大咧咧地应了一句，嗓音低沉。他路过余云身边时，不自觉地扫过对方包臀裙下那夸张的丰臀，又迅速撇过头去，粗犷的脸上闪过一丝少年人特有的躁动。

送走孩子，两名陪读妈妈照例聚在余家喝下午茶。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她们交叠的双腿上，一黑一肉，一娇小一高大。

余云今天穿了一件极度贴身的包臀短裙，将她的大屁股勾勒得浑圆饱满。她半脱半挂地吊着高跟鞋，被汗水浸得湿亮、发黏的35码黑丝脚底板直接对着刘莉，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水与脚汗混合的暧昧气息。

「莉莉姐，你真的好夸张喔。」余云吸了一口冰咖啡，眼神里带着一丝挑逗，嫌弃又好奇地盯着刘莉那双巨大的肉丝长腿，「这种天气你还穿这么厚、这么油的连裤丝袜？我看你这腿上全都是汗啦，黏在身上不难受吗？」

刘莉抿了一口茶，大屁股陷在沙发里，神色有些端庄的紧绷。她心仪余云的文化人和精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东北大嗓门，注意着自己的谈吐：

「害，还行吧，穿习惯了。我这人就讲究个板正、端庄，出门见人衣服得穿全套。不像你们南方妹子胆儿大，啥都敢光着肉心露。」

「哎哟，什么板正啦，我看你就是闷骚。」余云咯咯笑着，35码的黑丝脚尖不安分地伸过去，顺着刘莉40码的大脚背一路往上，勾了勾刘莉那油亮肉丝包裹的小腿，「你看你这丝袜反光反得，里面的汗毛都被压在下面了吧.....哇，莉莉姐，你这里面全都是汗水诶，都把丝袜泡变色了啦。」

随着余云脚尖的划过，刘莉原本反光的肉色丝袜上，确实因为大汗淋漓而黏附在皮肤上，隐隐透出里面因为汗水倒伏的浓密毛囊和没剃干净的腿毛阴影。

刘莉下意识地蜷缩了一下那双40码的大脚，大气的浓颜脸庞闪过一丝被看穿的局促，语气却还硬撑着粗鄙本色：「你这女人，净瞎琢磨。老娘就乐意这么穿，捂一捂汗，排毒！」

「真的吗？我看你是想男人了吧？」余云凑近了一些，性格开朗的她生冷不忌，调笑尺度大得惊人，「你老公在国内那么久才来一次，你每天把自己用这么厚的」油亮肉丝「严丝合缝地裹着，里面连个风都不透，是不是在里面偷偷磨啊？」

「你.....你瞎说啥呢！满嘴跑火车！」刘莉的红唇微张，脸瞬间涨得通红，那双大气的眼睛里泛起一丝被戳中痛处的羞恼水雾。她不说「俺」字，但那股粗犷的急切劲儿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在这种极度的压抑与湿热中，空气仿佛变得粘稠起来。一边是张扬放荡、熟稔调情的台湾小资熟女，一边是天性保守、在油亮肉丝下掩藏着汹涌欲望与粗犷

生命力的东北怨妇。在这栋老旧的组屋里，某种隐秘的欲望正随着汗水和不同色泽丝袜的摩擦，一点点升温。

从武吉班让组屋出来，通往轻轨站的走道被两旁的绿植遮得密不透风。赤道暴烈的阳光砸在叶片上，蒸腾起一股被太阳烤出的泥土腥味和草木熟透的黏腻感，热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与此同时，李新平一米八五的块头走在前面，像一堵移动的黑铁塔，浑身紧绷的腱子肉把学校的白色短袖衬衫撑得鼓囊囊的，晒得黝黑的皮肤上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余小龙则落后半步，一米六的身高在他旁边显得格外娇小，那张极具台湾偶像剧主角风范的白嫩脸蛋，在强光下泛着瓷器般的光泽。

「吼，今天真的热到爆诶。」余小龙烦躁地扯了扯领口，用手拼命扇着风。可他那具白暂娇小的身体里却藏着极其反差的惊人本钱，那份足足有二十厘米、远超同龄人的雄厚轮廓，随着他的步伐在宽松的校裤里沉甸甸地摆动，将裤管顶出一个显眼的弧度。

李新平抹了一把脖子上的热汗，回头瞅了他一眼，嗓音低沉粗犷：「这才几点啊你就叫唤，一会儿到了学校，物理课老巫婆的课上，有你受的。」

提到物理老师，余小龙的眼神忽然闪烁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有些坏坏的笑：「物理老师虽然凶，但她昨天穿的那条黑色包臀裙，配那个灰色薄丝袜.....哇，真的很正诶。新平，你那时进办公室拿作业，有没有偷偷看？」

李新平步子顿了一下，古铜色的脸皮在阳光下瞅不出红晕，但粗犷的眉头却拧了起来。16岁男孩子的精力就像这热带的太阳一样无处安放，他宽大的校服裤里，属于北方人那十八厘米的强悍本钱，也有些不安分地随之偏了偏。

「看个屁，我就瞅了一眼。」李新平大大咧咧地哼了一声，可喉结却不由自主地上下滚了滚，「不过那娘们儿确实挺带劲，天天穿得跟要走秀似的。这新加坡的学校也是，冷气开那么大，就为了让女老师穿丝袜是吧？」

「对啊，那种薄丝袜被高跟鞋踩得发紧的样子，真的很让人受不了诶。」余小龙吸了吸鼻子，眼神里带着一丝属于南方男生的敏锐与早熟，「不过说真的，物理老师那个腿，比我妈的还是差远啦。我妈那个屁股才叫厉害，穿包臀裙的时候，黑丝袜都要被撑透明了啦。」

提到余云，李新平的脑海里瞬间蹦出刚才在走廊和客厅里看到的那一幕。余云那只有一米五八的娇小身架子，却长了副饱满得不像话的丰臀，黑丝裹在上面，肉感十足。更要命的是余云身上那股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气质，说话有条有理，带着小资情调的优雅，偏偏配上那随时随地都在勾引人一样的软糯台湾腔。

对李新平这种刚满16岁、浑身腱子肉的北方糙汉来说，余云那种精致与文化素养，简直就像一把专门挠在心尖上的软刷子，让他对那个成熟女人产生了一种混合了性与精神崇拜的异样情感。

「你妈那是真.....真行。」李新平粗声粗气地应了一句，有些局促地扯了扯自己的校裤，试图掩饰那同样受了刺激的十八厘米的鸡巴，「你妈有文化，大学毕业，说话温柔又有小资情调，懂得多。不像我妈，老娘们儿一个，没什么文化，说话也粗鄙，天天整那些没用的景致，跟谁欠她钱似的。」

「哎哟，你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好不好！」余小龙撇了撇嘴，声音压得极低，眼里却全是少年人对某种极致雌性符号的艳羡：

「莉莉姐才叫极品吧？一米七五诶！走在路上那个大骨架、那个长腿，多有压迫感啊！而且她是天生冷白皮，白到发光那种。虽然长相不是那种很小巧的，

但那个大嘴、浓艳的妆容，哇，真的超性感，特别有那种热情泼辣的大姐大女王范。我就喜欢她那个热乎劲儿，看着就让人浑身冒火。」

李新平听到余小龙这么夸自己母亲，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背德感与自豪感。他想到了刘莉那保守又闷骚的性格——嘴上嚷嚷着守妇道，可外面永远是显身材的紧身短裙，裙摆下死死裹着一层厚重、反光的油亮肉丝。

「拉倒吧，她天天在家穿那种油亮肉丝，也是个大汗脚。」李新平嘴上嫌弃着，脑子里却全是母亲那双40码大脚裹在肉丝里、被大汗浸得颜色发深、边缘黏腻的画面，「我都怕她闷出病来。我就稀罕你妈那种精致小巧的，穿得少，性格放得开，长得跟个洋娃娃似的，多勾人。」

「那我跟你换啊。」余小龙半开玩笑地撞了撞李新平厚实的肩膀，白嫩的脸上露出一丝属于男人的心照不幸与挑逗，「我真的超喜欢莉莉姐那种高大丰满、多毛冷白皮的大骨架美女。抱起来一定超有肉感、超有安全感。而且她平时看起来那么讲究」板正「，如果在床上……吼，一定反差超大，肯定浪得不行。」

「操，你小子皮痒了是吧，连我妈都敢编排。」李新平粗鲁地揉了一把余小龙的脑袋，手上的力道极大，可掌心的汗水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慌乱。因为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浮现的，竟然是余云那双35码的湿亮黑丝小脚，如果踩在自己1.85米的结实胸膛上，会是怎样的滋味。

两个大裤兜里各自藏着庞大本钱的少年，并肩走进了轻轨站。热带的冷气扑面而来，暂时吹散了身上的汗水，却吹不散他们心头那股对门对户、关于对方母亲的荒唐与躁动。

第二章：暴雨中的意外窥视

武吉班让的下午，赤道的暴雨说来就来。滚烫的空气被骤降的雨水猛烈砸击，蒸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湿热雾气。因为校田径队的户外训练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雷暴被迫取消，作为体育生的李新平背着湿透的运动包，提前回到了组屋。

他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套在略显紧身的运动背心里，浑身扎实的腱子肉上混杂着雨水与汗水，黑里透亮的皮肤散发著属于16岁少年蓬勃的雄性热量。校服短裤里那十八厘米的鸡巴，因为一路上剧烈的奔跑和闷热，在裤管里沉甸甸地晃动。

掏出钥匙打开自家的门，屋里冷清清的，母亲刘莉显然还没从外面回来。

李新平正准备扯掉身上黏糊糊的背心，一回头，却发现对门余云阿姨家的铁门竟然留了一条两指宽的缝隙，木门也没关实。随着楼道里穿堂而过的穿堂风，一阵细微的、带着些许黏腻的水渍摩擦声和压抑的喘息，断断续续地从那条门缝里飘了出来。

那声音在密密麻麻的暴雨背景音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一把细钩子，瞬间勾起了李新平在轻轨站时被余小龙挑起的那股躁动。他喉结猛地上下滚了滚，鬼使神差地迈开步子，赤着那一双踩着运动拖鞋的大脚，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悄悄推开了余家那扇虚掩的铁门。

客厅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扑面而来的凉意让李新平浑身的鸡皮疙瘩瞬间激了起来，但紧接着，他的目光就被客厅里凌乱的景象死死钉在了原地。

玄关到客厅的木地板上，散落着余云今天早上出门时穿的那套衣服。那件极度贴身的包臀短裙被粗暴地揉成一团丢在地上，旁边是解开的内衣。而最扎眼的，是那条原本紧紧包裹着余云丰腴巨臀的极薄黑丝袜。

此时，那条黑丝袜正半挂在木质餐椅的靠背上，长长的袜筒软塌塌地垂垂挂着。

身为体育生，李新平对汗液和人体散发的荷尔蒙气味极其敏感。他忍不住往前挪了半步，视线落在了丝袜最底端——那是35码小脚脚尖加固的部位。由于余云严重的脚汗，那两块黑色的加固区此时已经被汗水完全浸得湿透、发暗，甚至因为冷气的吹拂而呈现出一种黏腻的反光。

空气里，除了空调冷气特有的机械味，铺天盖地全是一种浓烈到近乎粘稠的复合气味。那是余云身上名贵的小资香水，混合了成熟女人高热量巨臀蒸发出的体味，以及那双35码小脚在黑丝袜里捂了一整天、熟透了的微甜汗酸味。

那股味道极其浓郁，直冲李新平的鼻腔，像是一记闷棍，打得这个16岁粗粝少年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死死盯着那条挂在椅子上的黑丝袜，校裤里那强悍的十八厘米本钱，在这一刻如同充血的生铁一般，瞬间将宽松的裤管顶起了一个巨大而狰狞的轮廓。

而卧室的方向，那阵奇怪的声音突然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难以自抑。

李新平颤抖着弯下腰，手指有些发神经地张开，指尖触碰到了那团散落在地上的黑丝。入手处的触感让他浑身一哆嗦——那布料上竟然还带着余云身上惊人的残温，在空调冷气里显得湿漉漉、滑腻腻的。他像是被下了某种降头，将那团揉皱的超薄尼龙织物死死团在宽大的掌心里，然后猛地凑近鼻尖，疯狂地、深长地吸了一口。

「唔.....」

少年的喉结剧烈上下滑动。那是0D超薄丝袜被高热量的汗水彻底浸透后，混杂着余云身上名贵香水、熟女体香与那双35码小脚微酸汗意的黏腻气味。那股浓烈到近乎发酵的味道顺着他的鼻腔直冲天灵盖，他鬼使神差地张开嘴，将那块湿漉漉的黑色纤维抵在唇边用力吮吸，冰凉刺痒的尼龙面料摩擦着他滚烫干裂的嘴唇。下身那根十八厘米的肉棒在短裤里愤怒地跳动、充血，坚硬如铁，几乎要把单薄的校服校裤生生撑破。

李新平屏住呼吸，那根强悍的本钱早已在裤子里顶起了一顶巨大而畸形的帐篷，硌得他耻骨生疼。他手里死死攥着那团带着微甜汗酸味的黑丝，像是一只被血腥气勾出了凶性的野兽，垫着脚、躬着腰，一步步挪到了那道微微开启的卧室门缝处。

主卧内的景象，如同一柄生锈的重锤，毫无征兆地砸碎了他的视觉神经。

主卧室内的空调冷气呼呼作响，却丝毫吹不散那股几乎要凝结成实质的、令人窒息的淫靡气息。空气中充斥着四十二岁熟女在剧烈欢愉中迸发出的高热体香，混合著尼龙丝袜被体温焐热后的化学微甜，以及一种独属于热带熟透果实裂开后的咸腥芬芳。

大床上，娇小却丰满如肉弹的余云，正毫无保留地承受着那种近乎折磨的撞击。她精致的桃花眼里全是迷离的水雾，眼角的泪痣随着床铺的摇晃疯狂颤动，双腿无力地大张着。

然而，更让李新平震惊的是压在她身上的那个男人——那并不是余云在台湾的什么有钱前夫，也不是什么年轻英俊的小鲜肉，而是一个皮肤干瘪、骨瘦如柴、甚至长满了暗沉斑点的新加坡当地老头。那枯槁、松垮的肉体与余云丰腴、白虎无毛的蜜糖色成熟身躯形成了极为刺眼的、近乎畸形的视觉反差。

「啊.....哈.....爸拔，用力一点啦.....」

卧室里的光线昏暗而粘稠，暴雨将窗外的世界切割得支离破碎。

大床上，42岁的余云展现出一种近乎矛盾的熟美躯体。她一米五八的身架子娇小，可常年优渥的生活和成熟女性的养分让她的曲线丰腴如同一枚熟透的蜜桃。随着床铺的摇晃，她胸前那一对C罩杯的乳房在冷气中剧烈地颤颤巍巍。那是一对形状极佳的乳肉，上面缀着两颗与她42岁年龄极不相称的、犹如少女般粉红娇嫩的小乳头，在昏暗中泛着莹润的光。然而视线往下，跨度极大的腰臀比剥离了所有的少女感，那具甚至比刘莉还要硕大一圈的巨臀在床单上被撞击出一层层丰腴的肉浪。

更具视觉冲击的是她的私密处。余云是个天生的「白虎」，浑身光洁无毛，可那肥厚的私处却因为经年累月、频繁而激烈的两性生活，呈现出一种极其暗沉、饱满的黑褐色。此时，她腿上还套着一条专门为了方便而准备的开档油亮黑丝袜。超薄的提花尼龙反光面料死死绷在她丰满的大腿肉上，反衬着那处湿亮、黑白分明的肉逼，荒诞而极具视觉挑逗。

压在她身上的老头早就力不从心。那具干瘪、骨瘦如柴的躯体上布满了深褐色的老人斑，干瘪的胸膛随着剧烈的喘息而肋骨毕露。面对身下这具欲望旺盛、犹如无底洞般的小只熟女丰臀躯体，他那点早就不复当年的男性本钱根本无法正面抗衡。他只能凭借着在风月场里厮混了几十年的老道经验，用尽浑身解数与这个熟妇周旋。

老头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用那张满是皱纹的嘴死死封住余云精致的小嘴，将那带着烟草和苍老气息的唾液强行渡进慢条斯理的口中，以此来封锁她不满的娇嗔。同时，他枯槁的双手死死按住余云那两瓣肥硕的屁股，借着开档黑丝的撕裂口，用枯瘦的跨骨盲目而频繁地撞击着。

为了讨好这个欲求不满的台湾女人，老头松开手，干瘪的身躯往床尾挪了挪。他一把捞过余云那双35码的小脚，却因为体力不支和体位限制，只是死死攥住了她的右腿。此时，那条穿着油亮黑丝的丰满右腿被高高架起，露出了在鞋里焐了一整天、散发著浓郁微甜汗酸味的丝袜脚底。

老头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兴奋，埋下头，用那条略带粗糙的舌头，隔着湿漉漉、发黏的黑丝面料，开始疯狂地舔食、吮吸着那泛着暗沉汗渍的右脚尖加固区。至于那只被冷落的左脚，则无力地搭在床沿，同样湿热的黑丝包裹下，正随着床铺的震动在空气中微微颤晃。

「啊.....哈.....安哥.....你快一点啦.....」

余云精巧的眉头紧紧锁在一起，眼角的泪痣在汗水里闪烁。她的小嘴里发出软糯的台湾腔啼哭，双手死死抓着凌乱的枕头，巨臀在床单上拼命地迎合、扭动。

可任凭老头如何卖力地用经验挑逗，用舌头去刺激她汗湿的黑丝右脚心，那具干瘪枯槁的身体能给予的物理撞击实在是太弱、太流于表面了。那种隔靴搔痒的微弱力度，根本无法填补一个42岁、长期异地空虚的熟妇内心那深不见底的沟壑。她的黑逼里已经溢出了大片咸腥的汁水，将开档丝袜的边缘浸得湿透，可她的小腹却始终绷得死紧，无论怎么摇摆，那股电流都只是在敏锐的神经末梢上抓挠，迟迟达不到那个能让她彻底瘫软的终极高潮。

门缝外，李新平的眼珠子几乎要凸出来。

他亲眼看着余云那具精致、小资、带着高学历光环的成熟身体，在老头的摆弄下展现出如此风流、生冷不忌的姿态；看着那粉红的乳头与黑黑的白虎逼在油亮黑丝的包裹下交织。这极具视觉与伦理反差的画面，彻底摧毁了少年的理智，

他手里攥着的黑丝袜已经被手汗浸透，裤子里那根十八厘米的狰狞巨物一下又一下地狂乱跳动着，甚至摩擦出了极其轻微的布料撕裂声。

大床上的摇晃愈发剧烈而杂乱，空气里的甜酸与咸腥味浓烈得几乎要拉出丝来。

余云体内的那股燥热被勾到了半空中，不上不下地卡在那里，抓挠得她整个人快要发疯。那种极度渴望被填满却始终触不到顶端的空虚，彻底撕碎了她平时伪装出来的所有小资体面与优雅。

「啊.....哈.....爸爸.....安哥，爸爸快满足我啦.....」

余云突然弓起娇小丰满的身躯，精巧的双手死死捧住老头那张布满皱纹和老人斑的干瘪脸颊。她把脸紧紧贴上去，那双带着泪痣的桃花眼里全是病态的迷离与渴求。她像是一条濒死的蛇，疯狂地伸出滑腻的舌头，在老头那松弛、干瘪的五官上胡乱地舔舐、吮吸。从满是褶子的额头、塌陷的眼窝，一路上延到那带有浓重烟草味的嘴唇，甚至连老头耳朵上粗糙的软骨都被她用唾液浸得湿亮。

这种极具伦理反差的禁忌称呼和近乎下贱的讨好方式，让压在她身上的新加坡老头浑浊的眼里迸发出回光返照般的亢奋。他那双枯槁的手拼命抠住余云那比刘莉还要硕大的丰臀，用那具瘦骨嶙峋的干瘪跨骨，借着开档黑丝的撕裂口，发出自杀式地、一下又一下沉闷的撞击。

「好.....好闺女.....爸爸疼你.....」老头干瘪的胸膛剧烈起伏，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那根不中用的本钱在余云那早已泥泞不堪、暗沉饱满的黑逼里疯狂地搅动、摩擦，带出一阵阵黏腻的水渍声。

而门缝外，少年的最后一丝理智在这一刻被彻底烧成了灰烬。

李新平粗重如野兽般的喘息声完全被窗外的暴雨声掩盖。他死死盯着余云那对在老头身下疯狂颤巍的C罩杯粉红乳头，耳边全是那软糯台湾腔喊出的「爸爸」。

他那粗壮的右手死死攥住掌心里属于余云的那条0D超薄黑丝袜。由于少年的手汗和剧烈的揉搓，那团尼龙织物已经被攥得又湿又热。李新平一把扯开自己校服短裤的裤腰，那根早已充血膨胀到极致、足足十八厘米长、坚硬如生铁般的狰狞巨物带着滚烫的温度瞬间弹了出来，在阴暗的走廊里狂乱地跳动。

他像是中了邪一般，将那团浸透了余云35码小脚汗酸味与熟女体香的黑丝袜，严严实实地缠裹在自己那根粗壮黝黑的肉棒顶端。冰凉刺痒的尼龙面料与他那布满青筋、滚烫干裂的冠状沟和马眼剧烈地摩擦在一起。

「呃.....」

李新平从牙缝里挤出一声极度压抑的闷哼。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右手握着缠满黑丝的十八厘米大器，开始疯狂、粗暴地上下撻动起来。每一下撻动，都伴随着超薄丝袜纤维在龟头上的剧烈刮擦，那种带着强烈酸意与熟妇体味的刺激，顺着他的神经直冲天灵盖。他一边死死盯着大床上余云那具在干瘪老头身下疯狂扭动、巨臀浪翻的肉体，一边加快了右手的速度，整个人彻底沉沦在了这场背德而疯狂的暴雨窥视之中。

第三章：裂缝中的余温

「啪嗒——」

由于手上的动作幅度太大，李新平结实的手肘不小心重重地撞在了老旧木门框的铁合页上。在这栋隔音极差的组屋楼道里，这声沉闷的撞击在卧室内两人肉体撞击的间隙中显得格外突兀。

「谁？谁在外面啦！」

余云那原本迷离的啼哭声戛然而止。她像一只受惊的猫一样瞬间绷紧了身体，那瓣硕大的巨臀猛地一缩，将老头那根正勉强折腾的本钱死死夹住。在新加坡陪读，儿子就是她的命根子和全部体面，这种事情如果被16岁的余小龙撞见，她的世界会彻底崩塌。

「吼，死老头你快起来啦！可能是我儿子回来了！」余云原本软糯的台湾腔瞬间变得尖锐而慌乱。她顾不得下身还没到顶的空虚与麻痒，一把推开身上那个干瘪的老头。

门缝外，李新平惊出了一身白毛汗。极度的惊恐让他的头皮发麻，他甚至来不及将那根十八厘米、正套着黑丝袜疯狂充血的巨物塞回裤子里，只能死死攥着那团作案工具，躬着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踩着运动拖鞋像一头受惊的黑熊一样，三步并作两步蹿回了对门。他一闪身进屋，「砰」地死死扣上了自家铁门。

李新平背靠着自家的铁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混杂着雨水、冷汗以及手里那条丝袜上的酸甜体味。他耳朵死死贴在自家的门板上，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鼓，敏锐地捕捉着走廊外的一切动静。

没过一会儿，对面的木门在一阵慌乱的杂音中「吱呀」一声开了。

紧接着，一串凌乱、仓皇的脚步声传了出来。李新平顺着自家的猫眼往外看去，只见那个衣衫不整的新加坡老头提着裤子，连滚带爬地从大门里溜了出来，连电梯都顾不上等，便一头扎进大门旁边的安全楼梯通道，狼狈地顺着阶梯逃了下去。

直到走廊里彻底恢复了死寂，躲在对门主卧里的余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靠在门框边，白嫩的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她大口喘息着，等了足足五分钟，可走廊和电梯口却安安静静，根本没有余小龙回来的动静。

「小龙？小龙你回来了吗？」余云试探性地叫了两声，回应她的只有客厅里呼呼作响的冷气和窗外未停的暴雨。

她心里咯噔一下。如果不是小龙，那刚才门外那个高大的黑影是谁？

余云仔细看了看客厅，突然发现自己原本丢在客厅玄关凳子上的那条超薄黑丝袜不见了。再联想到刚才那声明显带有粗犷力量感的撞击声，一个高大黝黑、浑身腱子肉的少年身影瞬间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对门的东北大小伙，李新平。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余云精致的泪痣忽然疯狂跳动了一下。

此时的她，身体状态糟糕到了极点。刚刚跟那个干瘪老头折腾了半天，体内的欲望被死死勾到了半空中，因为被突然打断，那种不上不下的空虚感像是一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抓挠。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一对没穿乳罩、圆润丰满的C罩杯豪乳因为惊吓与兴奋而在薄衣下剧烈起伏，两枚粉红色的奶头直挺挺地激凸着。而她那双35码的肉脚上，依然严丝合缝地裹着那双捂得热气腾腾、发黏的开裆油亮黑丝袜，超薄的面料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淫靡的光泽，开裆处的丝袜碎褶间还黏糊糊地挂着尚未干透的咸腥汁水。

一种夹杂着羞耻、刺激与极度生理饥渴的疯狂念头，在异乡闷热的空气里疯狂滋生。

余云咬了咬红唇，甚至没来得及去洗澡，只是胡乱地套上了一件早上穿过的、有些皱皱巴巴的包臀短裙，那瓣肥美硕大的巨臀将裙摆撑得紧绷。她就这么穿着那双踩踏得湿热发暗、带着浓烈尼龙汗酸味的开裆油亮黑丝袜，悄无声息地走过狭窄的走廊，抬起精致的手指，轻轻敲响了李家那扇紧闭的铁门。

「扣，扣，扣。」

「莉莉姐.....你在家吗？我是阿云啦。」

门内，正握着余云黑丝袜、下身赤裸的李新平，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李新平慌乱地扯起旁边一条干净的运动短裤，手忙脚乱地往腿上套。可那条作为「作案工具」的超薄黑丝袜此时正死死死死缠在他那根足足十八厘米、滚烫如烙铁的巨物顶端。他根本来不及解开，只能咬着牙，把那根缠着黑丝、正突突狂跳的大家伙往短裤裆里一塞，躬着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颤抖着打开了门。

「余.....余阿姨，我妈不在家，搁外面买菜呢。」李新平堵在门口，古铜色的脸涨得通红，嗓音沙哑。

「我知道她不在家呀。」

余云身子往前一凑，那股混杂着未散尽的荒唐气味、熟女体香与老头残留的卷烟味的复杂气息，直接拍在少年脸上。她妩媚地弯起眼角，用那极其软糯、黏糊得能拉出丝来的台湾腔娇嗔道：

「吼，阿姨就是趁她不在才过来的啦。平平，外面好热喔，你不打算请阿姨进去坐一坐吗？」

不等李新平搭话，她便扭动着那丰腴饱满的巨臀，大模大样地侧着身子，直接挤进了刘莉那间平日里清冷规整的客厅。

随着她跨进门，一股极其浓烈、甚至有些冲鼻的异味瞬间在清冷的客厅里炸裂开来。正如她给人的反差感一样，这根本不是什么好闻的精致香水味，而是刚才在隔壁卧室内经过剧烈交欢后，成熟熟女身上散发出的浓郁体香、被冷气焐热的化学尼龙味，以及老头留下来的廉价卷烟辛辣气与私处咸腥味的混合体。这股味道黏糊糊地往人鼻孔里钻，特别骚气。

尤其是她腿上那条开裆黑丝，边缘明显还带着未干的湿痕，在客厅昏暗的灯光下若隐若现，将一种极度放荡且刚刚承欢过后的熟妇气息，毫无保留地逼向了眼前的少年。

余云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大大咧咧地陷进了刘莉常坐的那张单人沙发里。那张本就狭窄的单人沙发，瞬间被她丰腴的肉体填得严丝合缝。

她原本穿得就歪扭，这么一坐，那件本就皱巴巴、散发著刺鼻腥汗味的紧身裙摆登时失守，刺溜一下直接缩到了跨部以上。余云似乎完全没有整理的意识，反而当着李新平的面，大大方方地伸出一只涂着红蔻丹的手，掐住裙摆的一角往上又扯了扯，直接把大腿根部那抹肥白显露了出来。

「哎哟，平平，你傻站着干嘛啦？过来坐啊。」

余云歪着头，眼角的泪痣随着黏糊的台湾腔微微颤动。她那双35码的小脚在半空中轻轻一勾，挂在脚尖上的黑色红底高跟鞋「啪嗒」一声掉在木地板上。

没了鞋子的束缚，那一只裹着0D黑丝的右脚大刺刺地抬了起来，肥厚、粉嫩的肉脚底板就这么直勾勾地正对着李新平的脸。由于刚在隔壁被老头用舌头在脚底蹂躏过，整一只右脚底板热气蒸腾。薄如蝉翼的黑丝被脚汗和唾液浸得湿冷发暗，死死黏在足底的肉褶里，将脚心处因充血而显现的艳粉色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每动一下，脚趾缝间都隐约有湿滋滋、亮晶晶的光泽，那股子微酸且滚烫的丝袜脚汗味儿冲鼻而来。

「哎呀妈呀.....」

李新平哪见过这场面，两眼珠子死死钉在那一只肉感十足的黑丝脚底板上，喉咙干得冒烟，不自觉地用东北大嗓门嘟囔了一句：「余阿姨，你这.....你这衣服咋整得这么皱巴呢.....」

他下身那根十八厘米的家伙隔着短裤，早已把布料顶起个大长包，直突突地跳。

余云听了非但不气，反而浪笑得花枝乱颤。虽然她只有C罩杯，不似刘莉那般宏伟，但在她一米五八的娇小骨架上依旧显得玲珑挺翘，此时随着她的笑声在领口里剧烈晃动，上面两颗粉红色的娇嫩乳头若隐若现。

「吼，还不是刚才那个死老头弄的啦。平平，瞅你那傻样，眼睛都直了诶。」

说着，她慢条斯理地当着少年的面开始调换双腿。

随着她那双肉感大腿悬空交替、大开大合的瞬间，裙摆下的风光彻底暴露。那条为了图方便而特意穿上的开裆油亮黑丝袜，在客厅惨淡的灯光下折射出一层极具肉欲感的光泽。由于大腿过分丰腴，那0D超薄的尼龙织物被死死崩开，半透明的提花纹路深深地勒进蜜糖色的嫩肉里。因为刚经历过激烈的欢愉，整条丝袜上不仅残留着闷热的体温，更混合著一种被大汗捂透了的化学尼龙味、成熟女体内渗出的咸腥汁水味，以及空气中若隐若现的老头廉价烟草气，几种浓烈刺鼻的味道蒸腾交织在一起，熏得人脑门发懵。

李新平的目光瞬间顺着那泛着油亮微光的丝袜边缘，死死钉在了余云完全毫无遮掩的胯间。

余云是一个天生的白虎，四周皮肤如光洁无毛，透着蜜糖肉色，可这也让肉逼中心那处因常年频繁、激烈的两性生活而积累了大量黑色素的私密处，在蜜糖色的肤色反衬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像个吞噬怪兽的黑洞。那两瓣极为丰厚、饱满的阴唇早已失去了少女的粉嫩，在岁月的研磨与频繁交欢的沉淀下，呈现出一种沉甸甸的暗褐至乌黑色。

此时，那对硕大的黑色阴唇因为刚刚在隔壁卧室被那个新加坡老头疯狂研磨，此时正处于极度充血、红肿耷拉的状态，边缘有些无力地外翻着，显得肥美而下贱。开裆丝袜那粗暴撕开的边缘已经完全被那处泥泞不堪的黑逼完全打湿，边缘泛着黏糊糊的反光。在李新平剧烈震撼的注视下，那对因过度使用而累积出深沉黑色素的肥厚阴唇，正随着余云急促的呼吸微微颤动、开合，深处不断分泌出亮晶晶、湿滋滋的粘稠淫水，顺着卷曲的褶皱，湿嗒嗒地往刘莉平日里最爱惜的单人沙发垫上滴落。

这极具视觉与伦理反差的「黑黄」冲击，以及那股子混合著原始咸腥与闷热丝袜脚汗的浓郁「骚」味，排山倒海般地直接轰碎了16岁少年李新平的全部理智。他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下身那根缠着黑丝的十八厘米大肉棒像是要炸开一般，在裤裆里疯狂、痉挛地死命暴跳。

「阿姨刚才在隔壁，好像听到有小贼在门缝外面，」呼哧呼哧「喘得跟头牛一样诶.....」

在这个燥热得让人发疯的午后，余云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完全呆滞、涨红了脸的邻家少年，笑得愈发花枝乱颤。

她慢条斯理地将左腿从右腿上撤下来，不仅没有合拢，反而故意大尺度地向两侧叉开，呈现出一个极其放浪的「八」字形。那件皱巴巴的裙摆本就短到了极限，这么一叉，裙底的春光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李新平的眼皮子底下。

在那处光洁无毛、还挂着刚才老头残余液体的黑逼中心，那对被研磨得红肿、无力耷拉的肥厚黑色阴唇正随着她的呼吸微微颤动，散发出一种带着原始腥甜与丝袜汗香的浓郁味道，直往李新平鼻孔里钻。

「平平，帮阿姨个忙嘛。」余云伸出涂着鲜红蔻丹的手，在那双被黑丝勒出诱人肉痕的小腿上缓缓滑动，语气黏腻得像要拉出丝来，「吼，你不要只顾着盯着人家下面看啦，阿姨在跟你讲话诶，你这样很不礼貌唉。」

「啥.....啥忙啊？阿姨你说。」

李新平口干舌燥，嗓音里带着东北糙老爷们儿那种特有的沙哑与憋直。他下身那根十八厘米的大肉棒就像一根被烧红了的撬棍，在那条单薄的运动短裤里愤怒地跳动，把裤裆顶起了一个极其夸张的大包。

「呵，小冤家，你这里很有精神喔。」

余云发出一声娇笑，领口里那对缀着粉红乳头的C罩杯乳房不安分地起伏。她那一只一直没被老头玷污过的、同样套着油亮黑丝的左脚猛地抬起，毫无阻碍地直接贴上了李新平结实的小腿。

「嘶——我操。」

冰凉粘腻的尼龙纤维与滚烫的皮肤相撞，李新平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浑身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余云那一只精巧的丝足像是一条游动的蛇，顺着他的小腿一路滑到大腿，最后精准地踩在了他那根顶得笔直、正突突乱跳的龟头上。

而此时，李新平那根巨物上，还严严实实地缠着余云先前落在地上的另一条黑丝袜。两层尼龙面料在少年的裆部死死抵在一起。

「.....还是想帮阿姨，把这还没泄掉的火，用你这根小火枪彻底给灭了？嗯？」

那一瞬间，余云身上那股浓郁的成熟体香，混合著脚尖上传来的、被高温闷热发酵后的丝袜汗香，像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少年李新平彻底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第四章：猎食者的引导

「阿姨刚才在隔壁，被那个老东西磨得好难受喔.....」

余云半仰着头，厚实的红唇微张，那一颗泪痣在欲火中显得格外妖艳。她伸出舌尖舔了舔干涩的唇瓣，语调里透着一股子还没散尽的淫靡劲儿：

「那老家伙.....看着经验多，其实那根头软趴趴的，塞在阿姨的骚逼里面像是在挠痒痒，一点都不过瘾啦。他啊，就爱那股子邪味儿，抱着阿姨右边那只脚吸个没完，把袜尖都吸得透亮了，可就是填不满阿姨肚子里的火。」

她一边说着，那一只裹着0D黑丝的左脚一边用力下压，粉嫩透肉脚底板隔着丝袜，反复蹂躏着少年的棒身。由于出汗，脚底的黑丝湿得发暗，紧紧贴合在那精美的足弓弧线上，散发著那种混合了熟女体香与丝袜汗气的浓郁芬芳。

「平平，你瞧你这根大鸡巴，比那老东西的本钱可强多了。阿姨这一只左脚还没被舔过呢，还带着刚才回来的一身汗香呢。你是想先亲亲这只脚，还是.....」

她猛地用那一双35码的小脚勾住了李新平的短裤边缘，脚趾在丝袜的束缚下灵巧地往里钻，脚尖精准地挑开了少年的裤腰，直接触碰到了那滚烫、跳动的鸡冠。

「妈了个巴子的.....不管了！」

李新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那头横冲直撞的野兽，少年人的理智在余云那处黑白分明的肉逼视觉冲击和35码丝足的夹击下彻底崩碎。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困兽般的低吼，猛地向前一扑，试图将这个浑身散发著肉欲气息的台湾熟妇死死压在沙发上。

「哎哟，小冤家，你着什么急啦？」

余云娇笑着身子往后一闪，动作老练而轻盈。李新平直接扑了个空，整个人因为惯性前倾，脸颊几乎要贴到沙发垫上。还没等他直起身，视线中便划过一道黑色的残影，紧接着，一团带着惊人热度与浓郁气味的软肉便重重地压在了他的面门上。

那是余云那一只35码的左脚。

由于刚刚在隔壁经历过一场恶战，且这只左脚一直没被那个干瘪老头玷污过，此时0D黑丝下的脚底板滚烫得像是一块烙铁。余云故意用了力，将五根蜷缩的脚趾死死抵在李新平的鼻梁和嘴唇上，精美的足弓在半空中绷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那种尼龙纤维的粗糙感伴随着被汗水浸透后的粘腻，在少年的皮肤上肆意摩擦。

「唔.....这味儿.....」

李新平只觉得鼻尖尽是那种混合了高跟鞋腔内的闷热、微酸的汗意，以及丝袜本身那股独特的化学纤维味道。那是一种属于南方熟女在狮城烈日下捂出来的、浓烈到让人发晕的肉欲芬芳。

李新平本能地张开嘴，舌尖颤抖着探出，试图捕捉那丝从丝袜缝隙中渗出的湿润。他的舌尖刚刚触碰到那块透肉、艳粉色的足底中心，感受到了那里因为充血而产生的剧烈跳动，可还没来得及用力吮吸，耳边就传来余云一声戏谑的娇笑：

「讨厌诶，平平，你居然偷偷吃阿姨的脚汗喔。」

她脚尖使劲一蹬，借着李新平的脸作为支点，腰肢一摆便在沙发前站了起来。

那只温热的丝足从少年脸上带离时，发出了极其轻微的「滋啦」声，那是汗水与皮肤分离的粘连音。李新平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散发著浓烈熟女脚汗味的湿润印记，甚至连嘴角都沾上了一丝苦涩的丝袜纤维。

随着她站起身的动作，那件皱巴巴的紧身裙摆因为剧烈的位移瞬间崩到了大腿根部。她是一个天生的白虎，那处被撑大的黑肉逼在李新平眼前一闪而过，开

裆丝袜边缘那抹被老头研磨出的暗沉黑色与饱满湿痕，晃得少年一阵眼晕。

「哎呀妈呀.....」李新平狼狈地爬起来，眼珠子瞪得溜圆，两只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余云又凑近了一步，那对玲珑挺翘的C罩杯乳房结结实实地挤压在李新平单薄的运动背心胸膛上。虽然不像他母亲刘莉那般拥有E罩杯的宏伟身量，但在这具一米五八的娇小骨架上，这两团圆润的活肉却带着惊人的弹性和滚烫的体温。由于裙子实在太紧太薄，李新平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两枚硬如石子、正顶着老头烟草余温的粉红色小乳头，隔着布料在他的胸口磨蹭。

「阿姨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啦，走不走？」余云踮起脚尖，那只35码的丝足在大理石地面上撑出一种极度紧绷的弧度。

作为一个熟稔男女游戏的老手，余云太清楚怎么折磨一个初出茅庐、满身腱子肉的年轻棒小伙了。她并没有急着去占领少年的双唇，而是打算用自己这具熟透了的肉体，将这个东北小初哥的理智一寸一寸地蚕食干净。

她先在那张布满汗珠的稚嫩脸颊上飞快地啄了一下。那张涂满鲜红口红的小嘴在李新平粗粝的脸颊皮肤上重重一啮，留下一道艳丽的唇印。紧接着，余云那条湿软肥厚的红舌猛地探出，精准地钻进了李新平的耳洞里。

「嘶——」

李新平浑身剧烈一颤，一米八五的大骨架肉体瞬间僵硬。那种湿滑、带着成熟女性唾液甜腻感的触碰，顺着耳道神经，让他整个半边身子都酥麻得不听使唤。余云的舌尖在耳洞深处用力地搅弄、吸吮，发出阵阵令人面红耳赤的「滋溜」声。

少年被迫偏过头，鼻翼剧烈扇动着，在这个近在咫尺的距离下，他那灵敏的嗅觉瞬间被铺天盖地的熟女异味彻底强暴。

那是余云身上各种气味交织而成的迷魂汤。首当其冲的，是她那张精致小嘴里由于激烈吞吐而发酵出的浓烈口水味，甜腻中带着一丝丝熟女口腔特有的温热腥气；紧接着，是她那一对没穿乳罩、死死挤压在他胸膛上的C罩杯豪乳深处，随着剧烈呼吸而蒸腾出的熟女肉欲汗味，那是一种代谢旺盛、在异国闷热空气里捂出来的黏腻体香。

但这还没完，更让李新平太阳穴狂跳的，是余云那开裆油亮黑丝袜深处、那一处刚刚经历过暴风骤雨的黑逼里散发出来的、骚气冲天的咸腥逼味，那股子属于成年女性承欢后的原始荷尔蒙骚味，甚至还夹杂着一丝隔壁新加坡老头残留的干瘪、劣质的廉价烟草味。几种截然不同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化作一股浑浊而糜烂的网，死死勒住了李新平的脖子。

随后，她的脸庞继续上移，那条尝到了甜头的红舌开始顺着李新平的脸颊往上犁。她闭上眼，极其温柔也极其色情地用温热的舌面，一下一下舔舐着李新平那因为极度紧张而紧闭的眼睛。舌尖扫过他粗硬的睫毛，将少年眼皮上渗出的冷汗连同她自己的唾液一起搅拌在一起，带起一阵阵让人几乎要跪下去的酸麻。

最后，那条湿软的红舌顺着少年的高挺的鼻梁一路向下，滑到了李新平的鼻子上。余云用舌尖顶弄着少年的鼻尖，甚至极其恶劣地用舌尖在他粗大的鼻孔边缘刮舐了一圈。

李新平整个人都在打摆子，他一低头就能看到余云领口下那片白嫩的肉浪，以及那两枚因为过度兴奋而直挺挺激凸着的粉红色大奶头。各种熟女的骚味、口水味、体毛汗香以及属于男女欢爱后最隐秘的逼味，顺着他的鼻腔直冲天灵盖

，刺激得他裤裆里那根套着两层丝袜、足足十八厘米的巨物疯狂暴跳，前列腺液瞬间把裤裆浸透了一大片。

可还没等他适应这阵直冲脑门的酸麻，余云那双在风月场里浸淫多年的手，突然在裤裆深处摸到了要害处。「咦？这是什么东西啊.....」

余云疑惑地呢喃了一句，手指在少年的裤裆里摸索着。随后，她竟然在那根十八厘米、滚烫如烧红铁棒的柱身上，扯出了一角滑腻、有些被手汗揉得湿乎乎的尼龙面料。

她老练地顺着那根狰狞的肉棒一路往下摸，发现那层滑腻的纤维竟然严丝合缝地、一圈又一圈地缠绕在李新平的冠状沟和马眼顶端。

余云愣了半秒，随即将那团布料从裤子里扯出了一截，借着客厅昏暗的灯光一瞧——那熟悉的黑色半透明提花面料，脚尖加固区上还带着在巴刹走了一天留下的暗沉汗渍。

这分明就是她刚才落在隔壁客厅玄关凳子上的那条超薄黑丝袜。

「好哇，平平.....」余云反应过来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吃吃地浪笑起来，眼角的泪痣在昏暗中勾人魂魄，「吼，原来刚才在门缝外面」呼哧呼哧「的小贼真的是你喔。你这个小小色狼，居然偷阿姨的丝袜，还缠在自己的大鸡巴上偷偷磨.....天啦，你真的很变态诶。」

被当场抓包的李新平一张古铜色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额头上青筋暴起。16岁小初哥的羞耻感和背德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嗫嚅着大嗓门直结巴：「余、余阿姨，我不是.....我刚才就是.....」

「就是什么啦？嗯？」

余云完全没打算放过这个逗弄小初哥的绝佳机会。她凑得更近了，那对缀着粉红乳头的C罩杯活肉隔着皱巴巴的短裙，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李新平已经僵硬的胸膛。

她那只摸在裤裆里的手不仅没有放开，反而故意把那条浸透了少年手汗、又带着她自己35码小脚微酸汗香的黑丝袜，在李新平那高热量充血的马眼顶端狠狠地拧转磨蹭了一下。

「嘶——哈啊！」

李新平倒吸一口凉气，双手死死抠住沙发的扶手。两层同样属于余云的丝袜气味与尼龙纤维在他的大鸡巴上交织、摩擦，那种前所未有的、带着熟女脚汗香与禁忌快感的刺激，像是一记重锤，砸得他两腿发软，那根十八厘米的狰狞铁棒在余云的手掌和丝袜的包裹下，疯狂地死命暴跳起来。

李新平发出一声短促而沉闷的困兽吼叫，那股子混杂着尖锐痛楚与极致疯狂的电流，顺着脊梁骨直冲脑门。他那一双踩在运动拖鞋里的大脚趾死死扣着地面，嘴里被逼得飙出了原汁原味的东北粗口：

「余.....余阿姨，我操，你轻点掐，这玩意儿真要爆了！」

「叫什么阿姨啦，阿姨现在不是在疼你吗？」

余云回过头，一双藏着泪痣的桃花眼里全是熟透了的春情，她非但没有松手，反而吃吃地浪笑着，根本不给这高大少年一秒钟缓神的机会。

那只涂着鲜艳蔻丹、带有成熟女人高热体温的手，死死地攥着那根隔着丝袜正突突狂跳的粗壮柱身。她就像是牵着一头待宰的壮硕牯牛，半拉半拽地将他往对门引。那件粉色包臀紧身裙被那瓣比刘莉还要硕大的巨臀撑得几乎要炸开裂缝，随着她踩着猫步的频率，在前面极具视觉冲击力地左右甩动。她嘴里那标志性的台湾腔，黏糊得像是要把空气都拉出丝来：

「吼，平平，你长得一米八五这么大只，怎么胆子这么小啦？你在门缝外面偷看阿姨的时候，不是很勇敢、喘得很大声吗？乖乖跟阿姨过来，阿姨进去好好奖励你……」

这种平日里端庄精致的长辈身份瞬间解构，化作最赤裸的肉欲压迫，让李新平脑子里的背德感和罪恶感直接炸了棚。他看着前面这个平日里和自己母亲刘莉在客厅里喝下午茶、聊家常的隔壁熟妇，正毫无顾忌地攥着他16岁最私密的命根子走在光天化日之下，整个人脑瓜子嗡嗡作响，脚底下像踩了棉花似的，两眼发直地被扯出了自家大门。

此时的李新平就像个被穿了鼻环的牛犊子，为了缓解裤裆里那根十八厘米的铁棒被向前生拉硬拽的紧绷剧痛，他只能狼狈地躬着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两只手不知所措地在空气里张着，歪歪扭扭、踉踉跄跄地顺着余云的力道往前跌撞。

武吉班让老旧组屋那幽深的走廊里，回荡着两人拖鞋摩擦地面的凌乱声响。余云完全是一副豁出去的放荡姿态，她穿着黑丝的35码的小脚走在前面，裙摆本就因为刚才的恶战歪斜着缩到了大腿根。她是一个天生的白虎，每迈出一大步，大腿根部那抹因开裆丝袜撕裂而暴露出的蜜糖色肉块，以及那处因频繁性生活而泛着暗沉黑色、此时还挂着粘稠湿痕的熟妇私处轮廓，就随着裙摆的晃动在李新平眼前疯狂一闪。

那种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晃得少年的眼珠子几乎要淌出血来。

「余、余阿姨，咱……咱这要是让我妈下巴刹回来撞见，她非得生生撕了我不可……」

李新平口干舌燥，嗓音里带着北方糙汉特有的粗粝沙哑，满口的大碴子味儿里全是掩饰不住的惊恐与心虚。

「吼，平平你真的很没用诶，你妈现在在巴刹挑鱼啦，哪有那么快回来。」

余云在自家的门槛前站定，回过身，那一颗泪痣在欲火中显得格外的妖冶。她媚眼如丝地横了少年一眼，五指猛地一加力，带起一阵尼龙纤维摩擦龟头的钻心酥麻，一扭腰，在暴雨的轰鸣声中，一把将这具一米八五、满身大汗的年轻肉体狠狠地拽进了那扇弥漫着咸腥、如同深渊般的大门。

第五章 被掠夺的童贞

「砰」的一声，余云反手将自家的铁门死死扣上，顺手落了锁。

李新平被那只涂着红蔻丹的手死死攥着那根十八厘米、缠着两层丝袜的命根子。他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僵硬地站在玄关处，还没等他从那股混杂着隔壁老头残留烟味与熟女体香的窒息气味中缓过神来，余云便踩着那双35码、0D黑丝黏腻的脚丫，猛地往前跨了一大步。

她一米五八的娇小身量直接撞进了少年的怀里，那对缀着粉红乳头的C罩杯乳房狠狠地挤压在李新平宽阔的胸膛上。余云仰起那张风情万种的熟透脸蛋，眼角的泪痣在昏暗的灯光下勾魂摄魄，厚实的红唇微微张开，吐出一股带着原始腥甜与唾液香气的滚烫热息：

「吼，平平，你的心跳得好快喔.....阿姨现在，就要拿走你的第一次咯。」

不等李新平那张笨拙的大嘴吐出半个字，余云便一把揪住了他校服的领口，踮起脚尖，那张涂满了鲜红口红的熟女大嘴极其蛮横、色情地直接封住了少年的嘴唇。

「唔.....！」

李新平两眼瞬间瞪得溜圆，脑子里「轰」的一声彻底炸开。16岁少年的初吻，在这一瞬间被这个久经沙场的台湾熟妇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生生夺走。

余云的吻充满了熟女极具侵略性的技巧与贪婪。她那厚实、柔软的红唇死死裹挟住李新平略显干燥的嘴唇，丰满的舌头带着黏腻的津液，极其熟练地在少年的唇瓣上大力吮吸。李新平只觉得两片嘴唇被吸得发麻发烫，那种从长辈口中传来的浓烈唾液甜腻感，顺着他的嘴角黏糊糊地流淌下来。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余云的一只手死死按住李新平的后脑勺，娇躯在少年的怀里疯狂磨蹭，那条湿软、肥厚却又灵活无比的小舌头，蛮横地顶开了少年死死咬着的齿缝，直勾勾地钻进了李新平那空洞、干渴的口腔深处。

「滋溜.....呃.....哈.....」

令人面红耳赤、拉出银丝的黏腻水渍声瞬间在死寂的玄关里炸响。余云那条带着高热的小舌头就像是一条不知疲倦的湿滑毒蛇，在李新平的嘴里疯狂地翻江倒海。她用舌尖狠狠地刮弄着少年娇嫩的上颚，又极其色情地缠绕住李新平那条僵硬、笨拙的糙舌，拼命地向里吮吸。

「呜.....呼.....哈.....」李新平被吸得缺氧，喉咙里发出粗重的东北糙汉喘息。

余云像是个贪婪的吸血鬼，将少年嘴里的每一缕唾液都死死地榨取、吞咽进去。她的小舌头甚至在李新平的牙龈和舌根底下反复扫荡，每一次用力的吮吸都发出一阵阵令人羞耻的「滋滋」声。那种属于42岁熟妇口腔内发酵出的浓郁淫靡香气，随着两人的津液交融，彻底灌满了李新平的食道。

被两层丝袜死死勒住的十八厘米大肉棒，在裤裆里疯狂、痉挛地死命暴跳，前列腺液早已把短裤裆部浸透了一大片。李新平那双粗糙的大手在极度的感官轰炸下，终于本能地向下游走，死死地抠进了余云那瓣在包臀裙下肥美、硕大的巨臀肉里，两人的唾液在不断交缠的舌尖缝隙中，黏糊地拉出了一道道亮晶晶的银丝。

李新平被这阵恨不得把肺里空气都榨干的窒息湿吻吸得浑身燥热，脑子里的背德感和羞耻心彻底被雄性本能的兽性给掀翻了。他16岁生猛的肉体哪里扛得住这种高密度的感官轰炸，那双粗糙宽大的糙汉大掌在余云丰腴的巨臀上狠狠一掐，抠出了一道深深的肉褶子。

「操.....受不了了！」

李新平发出一声粗犷的低吼，猛地一弯腰，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爆发出北方大骨架特有的蛮横力道。他甚至没用手抱，直接用那宽阔结实的肩膀，一弓身就把一米五八、娇小丰满的余云整个人扛在了肩头。

「啊呀.....平平，你很粗鲁诶！」

余云发出一声带着浪笑的娇呼，两条裹着0D黑丝的大腿在半空中胡乱晃荡，肥硕的巨臀正对着李新平的脸，隔着粉色包臀裙，那股子从开裆丝袜深处溢出

来的闷热熟女骚气更浓了。

李新平两眼通红，大步流星地穿过狭窄的走廊，一脚踹开了主卧室的大门。

刚一进屋，那股子几乎要凝结成实质的、令人窒息的淫靡气息迎面扑来。卧室里那张凌乱不堪的大床上床单拧成了麻花，上面大片大片的湿痕还没干透。空气里确实还残留着刚才那个新加坡老头留下的廉价烟草味和一股子淡淡的死人般的暮气，但那微弱的老头味儿，瞬间就被这房间里铺天盖地的熟女肉欲味道冲得七零八落。

这屋里，全是独属于余云这个四十二岁风流熟妇的浓郁体香。

由于刚才和老头恶战了一场，整个卧室的空气又热又黏。那是从她高热的C罩杯肉体里蒸腾出来的腥甜汗香，是那一双35码肉脚在0D黑丝袜里闷了一整天后、在床单上踩踏留下的微酸丝袜脚汗味，更是那处熟透了的、常年频繁交欢的黑逼在极致欢愉后肆意喷洒出的咸腥汁水味。几种味道在不通风的冷气房里反复发酵，黏糊糊地直往李新平的鼻孔里钻，把这16岁小初哥最后的一点理智彻底烧成了灰烬。

「砰」的一声，李新平粗暴地把肩上的余云死死砸在了那张散发著浓烈咸腥味的凌乱大床上。

余云被这狠狠一砸，整个人陷进凌乱绵软的床褥里。她那具42岁的丰腴肉体顺着惯性颤了两颤，胸前那一对C罩杯的乳房在领口里剧烈晃动，粉红色的奶头几乎要从衣服里跳出来。

面对少年这股子生猛的蛮劲，久经沙场的余云非但没有半点着忙，反而吃吃地浪笑起来。她那双精巧的桃花眼里闪过一丝猫抓老鼠般的戏谑，身子一拧，借着成熟女人的柔韧劲儿，单手撑着下巴，横陈在床榻中心，瞬间又把主动权牢牢死死地攥回了手里。

「吼，平平，你以为长得高大，就可以在阿姨这里当大男人了哦？」

余云歪着头，黏糊的台湾腔在弥漫着咸腥与熟女汗香的卧室里低低回荡。她慢条斯理地抬起那条紧绷、肉感十足的左腿，脚尖挑逗似地在李新平宽阔的胸膛上戳了戳。

李新平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硬生生定在床沿，两眼珠子死死钉在眼前那只精巧的大腿上，喉咙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吞咽声。

「刚才隔壁那个死老头，恶心死了啦，一直抓着阿姨的右脚又啃又舔，全是他的脏口水。」

余云一边娇嗔着，一边当着少年的面，将左脚上那只摇摇欲坠的黑色红底高跟鞋「啪嗒」一声蹬落在地。没了鞋子的束缚，那一只裹在0D超薄黑丝里的左脚，大刺刺地在李新平眼皮子底下晃荡。

「不过呢，阿姨最疼平平了。阿姨这只左脚，刚才可是一下都没让那死老头碰过哦。干干净净的，连丝袜都没破，全是阿姨自己身上的热汗味.....专门留给你这个小初哥的咧。」

余云媚眼如丝地横了他一眼，黄色的脚趾在薄如蝉翼的黑丝下面极其色情地抓挠了两下，带起一阵尼龙纤维的细微沙沙声。

这只左脚确实完好无损。0D的超薄黑丝袜死死勒着她35码肥厚、娇小的肉脚底板，将脚心处因为极度兴奋而充血的艳粉色毫无保留地透了出来。因为刚

才在隔壁恶战出的热汗，整只左脚底板在丝袜里热气蒸腾，尼龙布料被脚汗浸得湿冷发暗，服帖地黏在细密的足底肉褶里。每动一下，脚趾缝间都隐约有亮晶晶的光泽，那股子纯粹的、独属于四十岁熟妇被高热焐透了的丝袜脚汗酸香，没有掺杂任何老头的口水，排山倒海般地直冲李新平的脑门。

「平平，傻愣着干嘛啦？」余云勾了勾那只肉感十足的黑丝脚尖，语气里带着不容抗拒的熟女威压与诱惑，「跪下来，把阿姨这只脚给舔干净.....阿姨进去再好好奖励你的大鸡巴.....」

李新平听着那黏糊糊的台湾腔，脑瓜子嗡的一声，残存的理智彻底被这股纯粹的熟女脚汗味冲得一干二净。他一米八五的大骨架肉体「噗通」一声，死死跪在了床沿边的地毯上，双手颤抖着托住了余云那只35码的黑丝左脚。

没了鞋子的束缚，这只小脚精巧得就像个肉面团子。李新平那张笨拙的大嘴一张，急不可耐地把整张脸都埋进了那汪热气蒸腾的0D黑丝足底。

他先用那条粗粝的舌头，狠狠地刮过余云那五个蜷缩在一起的肥嫩脚趾头。0D薄如蝉翼的尼龙织物被唾液瞬间浸透，死死地勒进她娇小的脚趾缝里。李新平发了狠，像是啃噬什么人间美味一般，用牙齿隔着丝袜轻轻衔住她的大脚趾，舌尖如同一条湿滑的毒蛇，极其色情地在狭窄的趾缝肉褶间反复搜刮，将里头积蓄了一整天、纯粹而浓烈的丝袜脚汗酸香大口大口地咂摸进嘴里。

「滋溜.....嗯哼.....哈.....」

黏腻的口水声在卧室内炸响，余云的身子猛地一软，左脚丫在少年的大嘴里痉挛地抓挠着。李新平的舌尖顺着精巧的脚背一路向下，滑到了那块肉感十足、因为兴奋而充血成艳粉色的脚心足弓。他将舌面完全摊开，用大面积的唾液在熟妇肥厚的肉脚底板上死死地吸吮、犁擦。随着那湿热的搅弄，超薄的尼龙纤维终于承受不住生猛的力道，「哧啦」一声从脚心处断裂开来，露出了里面被焐得滚烫、带有成熟女人细腻质感的白嫩脚底肉。李新平伸出粗大的大拇指，死死按压着那处敏感的足心，舌尖则贪婪地去舔舐那刚刚脱落的丝袜边缘所包裹的、最原汁原味的熟女骚香。

就在李新平被这只左脚伺候得神魂颠倒、下身那根十八厘米的家伙隔着两层丝袜直突突狂跳的时候，余云那只早已破烂不堪、沾过老头口水的右脚，却悄无声息地探了过来。

「吼，平平，你舔得很卖力诶.....阿姨的右脚虽然脏了，但是用来伺候你的大鸡巴，最合适了啦。」

余云一边浪笑着，那只35码的右脚底板已经极其轻熟地踩在了李新平那高高隆起的裤裆上。虽然这只右脚有些湿冷，但在隔壁被研磨出的高热依然没有散尽，超薄黑丝破烂的面料带着一种粗粝的摩擦感，顺着少年的短裤中缝，精准地踩在了李新平那两颗沉甸甸、已经憋得发硬的阴囊上。

「哎呀妈呀.....余阿姨.....呃！」

李新平发出一声粗重的闷哼，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余云用那肥厚的熟女脚跟，顶住他阴囊根部的软肉，极其妖娆地开始上下揉搓。那两颗硕大的蛋子在妇人娇小却丰腴的肉脚底板下被挤压、滚动，带起一阵阵顺着脊梁骨直冲脑门的酸麻与巨爽。

还没等少年缓过气来，余云那滑腻的脚趾头猛地一勾，直接顺着短裤的缝隙钻了进去，精准地夹住了那根十八厘米、正突突暴跳的龟头顶端。那只小脚带着

熟练至极的肉欲技巧，用大脚趾和二脚趾的缝隙死死卡住粗壮的柱身，隔着那层湿透了的前列腺液与残存的丝袜面料，在马眼四周疯狂地转圈、研磨、抠弄。

「吼，平平，你的大鸡巴好硬哦，都在往阿姨脚指头上吐口水了咧.....」

余云那只35码的右脚一边极其色情地上下撻动着那硕大的龟头，一边用脚趾缝里的尼龙碎屑反复蹂躏着少年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这种将长辈尊严彻底踩在脚底的丝足摩擦，配合著嘴里那只左脚纯粹的汗酸味，形成了一场毁天灭地的感官风暴，刺激得李新平浑身肌肉死死紧绷，眼珠子通红，裤裆里的孽物在妇人的两只肉脚夹击下，几乎要当场喷涌出浓稠的精华。

第六章：干柴烈火，少年熟妇

李新平一米八五的庞大身躯死死绷紧在床沿，浑身热汗淋漓。他那根足足十八厘米、憋得青筋暴跳的恐怖巨物，此时正被余云那一双35码的精巧脚丫死死夹在中间。

余云半躺在凌乱的床榻上，两条裹着油亮黑丝的丰满大腿大刺刺地张开。她那只完好无损的左脚和那只破烂、沾了些许老头口水的右脚并拢在一起，用两只肥厚、温热的黑丝脚底板合拢成一个小巧的肉缝，极具熟练度地上下撻动着李新平那粗壮的柱身。超薄0D尼龙布料上沾满了少年分泌出的晶莹前列腺液，随着两只小脚交错研磨，发出「滋滋、湿滋滋」的黏腻水声。

「吼，平平，阿姨的脚交.....舒不舒服哦？」

余云媚眼如丝地浪笑着，眼角那颗泪痣红得快要滴出血来。她看着少年那张因为极度隐忍而涨成猪肝色的稚嫩脸庞，突然一缩腿，一双黑丝小脚从他的胯下抽离。

还没等李新平从那股子毛抓火燎的酸麻中缓过神来，余云已经像一条水蛇般滑到了床沿。她跪在少年两腿之间，那张精致、小巧的红唇微微张开，一低头，竟然直接隔着那层湿透了、黏糊糊的油亮黑丝袜，一口将那硕大、正突突狂跳的龟头死死含进了嘴里。

「唔.....！」

李新平两眼瞬间瞪得溜圆，双手死死抠住了床沿的木板，指甲盖都快抠出血来。16岁小初哥的第一次口交，竟然是以这样一种近乎畸形、极度重口味的方式展开。

隔着那一层薄如蝉翼却韧性十足的黑色尼龙面料，余云那张精致小嘴爆发出惊人的吞噬力。她那条湿软肥厚的小舌头顶着丝袜，极其色情地在少年敏感无比的马眼四周疯狂地转圈打转，随后猛地一用力，将整颗硕大的红肿龟头死死顶在了自己的上颚处，大口大口地疯狂吸吮。

「滋溜.....呃.....呼.....」

令人面红耳赤的黏腻吮吸声在死寂的卧室里炸响。每一次吸吮，李新平都能感觉到那层发黏的黑丝袜面料被余云的唾液浸得透湿，狠狠地刮擦、揉弄着他最脆弱的神经末梢。那种混合了42岁熟妇口腔的高热、尼龙纤维的化学香气，以及从丝袜破口处渗出来的、独属于余云黑逼深处的咸腥逼味，化作一股无法抵抗的感官洪流，瞬间冲垮了少年最后的理智闸门。

「余阿姨.....我不行了.....要出来了.....操！」

李新平发出一声濒死般的粗野低吼，一米八五的庞大肉体剧烈一挺。

没有任何经验的小处男哪里扛得住这种顶级熟女隔着丝袜的极限套弄？那根憋了整整一天的十八厘米巨物在余云的小嘴里疯狂痉挛、暴跳。

「噗嗤——噗嗤——」

大股大股浓稠、滚烫的白浊精华，犹如决堤的洪峰一般，夹杂着少年最原始的雄性荷尔蒙，疯狂地喷涌而出，将余云那张精致的小嘴、连同她脸上残存的那层油亮黑丝袜面料，浇灌得泥泞一片，彻底湿透。

.....

卧室里的空气在少年那次爆发后，变得愈发稠密、灼热。李新平大口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少年的精华气息在那股熟女的体香中强横地撞开了一条缝。

余云伸出红润的舌头，慢条斯理地舔去嘴角残存的一抹白浊的童精，眼底的妩媚几乎要溢出来。她撑起身子，那对挺立的C罩杯奶子随着动作无力地晃动，带起一阵阵肉感的涟漪。

「吼，小冤家，你这火气可真是有够大诶。」余云用手扇了扇风，紧身裙下那处松垮、暗红的肉瓣还在微微开合，吐露着晶莹的汁液，「阿姨去冲个凉啦，刚才那个老头子弄人家一身汗，黏糊糊的很难受诶.....」

「别去！」

李新平猛地伸手，一把拽住余云肥腴的胳膊，将她重新扯回那张凌乱的大床上。他像一头开了荤的幼豹，瞪着发红的眼珠子，凑近余云的颈窝和腋下深深一吸，那种混合了丝袜汗意、熟女狐骚以及刚才大战余温的味道，让他沉醉得近乎疯狂。

「冲啥凉啊冲凉！阿姨，我就稀罕你现在身上这股子味儿，简直迷死个人了！」李新平粗声粗气地嚷着，满口的东北大碴子味儿透着一股子原始的野性。

余云听了这话，浑身像过了电一样酥软。她反手扣住李新平的后脑勺，嘴里溢出一声黏糊的娇嗔：「呜.....你这小坏蛋真的很色诶.....」

说完，她再次将他拉入了一个深吻。

这一次，吻里少了那股廉价且苦涩的老头烟味，取而代之的是少年独有的清爽气息，以及刚刚被余云用嘴榨出来的、属于李新平自己的精液腥味。李新平那条青涩的舌头在余云那张性感的小嘴里横冲直撞，吸吮着那湿软肥厚的舌根，发出的「滋溜」声在大房间里显得格外淫靡。

李新平将余云那只35码的黑丝左脚往旁边一拨，整个人像是一头饿极了的蛮牛，顺着那条被油亮黑丝勒紧的丰满大腿一路向下，将整张脸死死地埋进了余云胯下那片最为隐秘的罪恶深渊里。

余云那处42岁的成熟黑逼此时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少年的视线中。由于常年频繁的性生活以及岁月沉淀，那对肥厚、松垮的大阴唇呈现出一种熟透了的暗咖啡色，边缘泛着浓重的黑色素，上面还黏糊糊地挂着刚才老头折腾出来的、以及她自己高热分泌出的晶莹汁水。那一丛乌黑、卷曲的阴毛犹如一圈茂密的黑色灌木林，早已被两人的体液打湿得一绺一绺地黏在两边，散发著一股排山倒海般、熏得人头皮发麻的熟女骚腥味。

李新平粗鲁地用鼻子拱开那一圈湿漉漉的黑毛，张开那张笨拙的大嘴，带着少年粗野的蛮劲，一口狠狠地含住了那两瓣肥硕、暗沉的阴唇肉。

「啊.....哈啊.....平平.....你很会诶.....呜！」

余云的身子猛地往上一挺，嘴里溢出一声高亢的娇啼。

李新平那条粗粝、温热的糙舌犹如一把犁地的铁锹，顺着暗红色的肉褶子狠狠地往里扫荡。他用舌尖死死地挑弄着隐藏在最上方、早已因为欲火而红肿充血得像是一颗小红豆般的阴蒂。少年毫无章法的疯狂吸吮和粗暴的刮舐，精准地轰击在余云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上。

「滋溜.....呃.....啵.....」

令人面红耳赤的黏腻水渍声瞬间在卧室里炸响。李新平不仅用舌头大面积地研磨着那一处艳红，最后更是发了狠，将那条青涩却有力的舌头，蛮横地顶开了重重肉浪，直接顺着那泥泞不堪的黑逼缝隙，死死地伸进了阴道口深处。

「呀.....好痒.....平平，阿姨里面好痒啊.....不行了！」

成熟女性最私密处的软肉被少年那条带茧的糙舌狠狠一搅，那种前所未有的异物感和极度的酥麻发痒，让余云彻底失控。她那双涂着红蔻丹的纤手死死地揪住了李新平后脑勺那粗硬的短发，指甲盖几乎抠进了他的头皮里。

余云像是一条濒死的母蛇一般，在凌乱的床榻上疯狂地挺动着那瓣肥美如磨盘的巨臀，主动将自己那处泥泞、骚气冲天的黑逼往李新平的大嘴里送。她抓着少年的头发，疯狂地前后揉弄、按压，恨不得把少年整张白嫩的脸蛋都融进自己那汪咸腥的熟女汁水里。

两人的手也没闲着。余云那双涂着红蔻丹的手在李新平年轻、紧致且布满薄汗的腹肌上贪婪地游走，感受着青年人特有的坚硬与爆发力。而李新平则一头扎进了那堆骚肉里，他宽大的手掌死死按在余云那对肥硕如磨盘的臀部上，五指深深陷进那层蜜糖色的嫩肉中，揉捏出各种荒诞的形状。

他一边疯狂地舔弄着这只「干净」的左脚，一边将脸死死地埋进余云那处光洁无毛、肥美黑腻的私密处。鼻尖顶着那对松垮湿润、因为没有毛发遮挡而完全暴露在外的暗红色肉瓣，一边大口吸入那浓郁、毫无阻隔的逼味，一边感受着舌尖上汗津津的丝袜触感。这种属于成熟女人的光溜骚肉与油亮黑丝在视觉和嗅觉上的极致叠加，让少年彻底沦陷在这一汪骚肉组成的深潭之中。两人的欲火在这一刻彻底被点燃到了最顶峰，房间里全是肉体撞击、粗重喘息与黏腻口水交织而成的糜烂乐章。

李新平已经完全陷入了原始的狂热之中，他翻身将余云重重地压在凌乱的床单上。余云那肥腴且富有弹性的42岁肉体在少年的重压下微微下陷。由于身上根本没穿乳罩，那对C罩杯的娇乳随着剧烈的动作向两侧摊开，大片圆润的肉浪无力地晃动，带起一阵阵肉感的涟漪，两枚粉红色的奶头因为极度的生理亢奋而直挺挺地激凸着，在空气里疯狂摇晃。

「平平.....好孩子.....快进来操我啦.....」

余云急促地呼吸着，那张精致、小巧的红唇毫无形象地张开，黏糊的台湾腔带着颤音，香甜的唾液顺着嘴角拉出晶莹的银丝流下。

李新平没有丝毫犹豫，双手死死按住余云那对因常年被丝袜包裹但是还是不够白嫩的大腿根部，挺起那根18厘米、沾满了前列腺液的粗壮命根子，对准那处正泥泞不堪、不断吐露粘液的熟女黑逼，狠狠地凿了下去。

「噗滋——！」

一声响亮的、令人头皮发麻的肉体撞击声在卧室里炸开。那根硕大粗壮的大肉棒，就像烧红的烙铁插进了冰冷的油脂，毫无阻碍地劈开了那对因为频繁交欢

而显得饱满、积累了大量黑色素的暗褐色阴唇。李新平那惊人的本钱完全没入了那层层叠叠的暗沉肉褶深处，将逼上那一头围成一大圈、乌黑的阴唇肉片都死死地挤压进了那道深邃的窄缝里。

「啊——！太满了.....平平.....要把阿姨撑裂了啦！」

余云发出一声高亢、支离破碎的尖叫，那双35码的肉脚在半空中胡乱地蹬踏。她脚上依然穿着那双焐得热气腾腾、发黏的开裆油亮黑丝袜，超薄的尼龙面料闪烁着淫靡的光泽，脚趾尖因为这极致的贯穿而拼命地蜷缩在一起。

李新平此刻就像是一台不知倦怠、野性十足的重型打桩机。他没有任何章法，更不屑于先前那个新加坡老头那种干瘪、阴损的磨蹭，咬着牙发狠道：

「给老子受着！今天非得把你这火给你浇灭了不可！」

他一次次将腰腹挺到极限，全身的肌肉都在这高频率的冲刺中律动。每一次撞击，他都力求次次见底，阴囊狠狠拍打在余云那湿红、肥硕的巨臀缝间，发出一阵阵「啪哒、啪哒」的沉闷肉响。

「滋溜.....滋滋.....」

粘稠的熟女淫水随着他的每一次抽离被带向空中，又随着下一次的凿入被狠狠挤进那对肥厚的阴唇肉里。那种混合了42岁熟女肉逼的腥甜、开裆黑丝袜残留的尼龙汗香，以及少年人身上那股野性的体味，在两人交合的中心点剧烈发酵，散发出令人窒息的骚气。

余云被这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凿得魂飞魄散。她那张精致、涂满鲜红口红的小嘴不断发出破碎的浪叫，眼角的泪痣在汗水的浸润下显得愈发勾魂摄魄。她用力扭动着那瓣比隔壁刘莉还要硕大的肥美巨臀，试图迎合这种毁灭性的律动，那一双穿着油亮黑丝、透肉见红的35码小脚最终死死地盘在了李新平的腰间，用柔韧的脚跟用力勒进少年紧致的皮肉里。

「操坏阿姨.....那老头真是废物.....只有你能操到阿姨的心尖上啦.....」

「那死老头子懂个屁！睁大眼看着，现在是谁在办你！」

李新平时已彻底陷入了近乎癫狂的状态。在这场漫长的肉体博弈中，他不仅是耕耘者，更像是一个要在这一方寸之地宣示主权的领主。

他猛地直起上半身，双手如铁钳般死死掐住余云那两瓣因为连续撞击而泛出淤红、触感却依旧肥腴软烂的巨臀肉。在那阵阵「啪哒、啪哒」如急雨拍打泥地组成的淫水飞溅声中，他发起了最后也是最决绝的冲锋。

即便下半身正进行着毁灭性的凿击，李新平依然贪婪地俯下身，在那张饱经人事、精致小巧的红唇上狠狠咬了上去。

「唔.....呜.....」

余云发出一声支离破碎的呜咽，那条湿软肥厚、带着甜腻台湾腔的红舌被李新平用力吮吮在口中。两人在剧烈的颠簸中疯狂交吻，唾液在两张交叠的嘴唇边缘不断溢出，顺着下巴滴落在余云那颤动不已、散发著肉欲汗香的颈窝。这一次的吻中，已经彻底没了老头的陈腐烟味，只有属于东北少年人的辛辣干爽，和余云身上那股被彻底激发出来的、带着尼龙丝袜脚汗意的熟女骚香。

李新平并不满足。在冲击的间隙，他腾出一只手，猛地拽过余云那只一直架在他肩头、被0D黑丝包裹得晶莹透亮的左脚。

那只脚刚才完全没有被老头碰过，此时干净得只有余云自己的体味。他一边像头野牲口一样深埋在余云体内贯穿，一边张开大嘴，在那被汗水浸得半透明、呈现出诱人充血肉粉色的黑丝脚底板上疯狂舔舐。舌尖划过0D尼龙面料的粗糙颗粒感，带起一股极其浓郁的、属于四十岁熟妇在狭窄高跟鞋里闷了一整天后散发出的微酸丝袜脚汗香，直冲脑门。

「啊.....平平.....那只脚.....老头没碰过.....全是你的啦.....」余云被这股感官的叠加刺激搞得整个人几乎瘫软。

「要.....要来了.....平平.....全都给阿姨啦.....」

李新平感受到那根18厘米的铁棒被那对松垮湿红的暗褐色肉瓣死死夹住，那是余云在极致快感中产生的高频收缩。他发出一声东北汉子困兽般的低吼：

「给老子夹紧了！全给你灌里头！」

他腰部肌肉绷得如钢铁般坚硬，将那根滚烫的鸡巴头深埋在余云那早已被开采到泥泞不堪、正剧烈颤抖的肉逼最深处。

「唔喔——！」

积蓄已久的毁灭性精液如同决堤的洪流，在两人紧密贴合、甚至挤压出一圈淫水泡沫的结合处咆哮而出。那股滚烫、浓郁的白浊，一波接着一波，毫无保留地灌进了余云那最深邃、最空虚的体内，将逼上那一大圈乌黑旺盛的黑色灌木丛都染成了一片白浊的泥沼。

余云整个人如离水的鱼般剧烈痉挛，那一只穿着完好0D黑丝的左脚在空中僵硬地绷直，五根肥嫩的脚趾死死蜷缩。她那张小巧的红唇由于极致的高潮而彻底合不拢，晶莹的口水牵成银丝挂在嘴角，整具丰腴的肉体散发著浓烈熏人的熟女骚香，彻底瘫软在少年的身下。

第七章：余云的余韵

被彻底灌满后的余云，整个人陷在凌乱的床榻中缓缓沉降。李新平那如野兽般粗重的呼吸声在寂静而淫靡的卧室内显得格外沉重。这个16岁的东北大小伙，此时像是一只不知履足的强壮小兽，在那片被他开采得狼藉一片、光洁蜜黄的成熟荒原上流连忘返。

他那双宽大、带有薄茧的手掌，首先温柔而霸道地覆盖在了余云那对C罩杯的乳房上。由于刚刚经历过暴风骤雨般的野蛮撞击，那两团白腻的肉球此刻正无力地向两侧摊开，呈现出一种极其诱人的垂坠感。李新平猛地低下头，张开大嘴，一口含住了那一枚如石子般坚硬挺立、呈现出艳丽粉红色的粉嫩乳头。

「滋溜.....滋溜.....」

他用力地吸吮着，舌尖在那圈布满细密汗珠、足有小石子大小的粉红乳晕上疯狂打转。那种成熟女性特有的、在异国闷热空气里捂出来的黏腻体汗微咸气息，顺着他的鼻腔直冲天灵盖。

余云发出一声细碎、近乎啼哭的呻吟，丰满的胸脯在少年的舌尖下剧烈颤动。她半眯着那双含情脉脉的桃花眼，看着眼前这个为了自己而疯狂、正虔诚埋头吸吮的少年，心尖上最软的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股前所未有的被爱感排山倒海般涌上心头。

以前在巴刹，或者在那些晦暗不通风的冷气房里，那些年纪大得能当她爷爷的老头子们，看她的眼神永远只有赤裸裸的垂涎和肮脏的下流。那些行将就木的

老家伙们嫌弃她身上的味道，嫌弃她粗俗软糯的台湾腔，甚至嫌弃她由于岁月沉淀而变得暗沉的私处肉瓣，却又死死贪恋她这具丰满多汁的肉体，每次都只把她当成一个可以随时用来泄火、肉做的马桶。

从来没有人像李新平这样。

这个大骨架的年轻小伙，不仅不嫌弃她身上的尼龙丝袜汗酸味，反而把她这身被世俗和岁月嫌弃、光溜肥美的肉体，当成至高无上的圣餐一样来膜拜。他那充满力量的爱抚和毫无保留的吮吮，让余云在这一刻，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与被爱。

那种被珍惜、被当成宝贝一样死死含在嘴里的感觉，让余云眼眶莫名有些发热。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肉欲了，而是一种她活了大半辈子、在男人队里兜兜转转从未体会过的爱欲。

接着，李新平的头颅顺着那对丰满的豪乳向一侧滑去，埋进了余云那深陷、湿热的腋窝里。

「阿姨，这儿的味道.....比刚才那只脚还要骚.....」

李新平闷声嘟囔着，粗重的东北大碴子味儿里带着一抹极其孩子气的依恋，「但这味儿.....俺真的太稀罕了，香死个人。」

他痴迷地嗅着那股浓郁的、属于成熟熟女特有的成熟体味。因为常年精细打理，余云的腋下光洁溜溜，没有一根杂乱的腋毛，白嫩细腻的肌肤就像两团软和的面饼。此时在不通风的冷气房里，那片白皙深凹的腋窝正微微渗着晶莹的汗水，散发著最纯粹、被衣料闷出来的湿成熟女汗香与浓烈的荷尔蒙狐骚气。

李新平张开嘴，温热肥厚的舌尖像刷子一样，毫无阻碍地犁过那片滑腻光洁的腋窝皮肤。没有了毛发的遮挡，他的舌面死死贴着余云细腻的皮肉，将那窝里积蓄的、黏糊糊的滚烫汗液全部刮舐、卷入喉咙，甚至故意用牙齿在中央那块最软的嫩肉上轻轻衔咬。

「唔.....平平.....你真的.....很坏诶.....」

余云伸出无力的手，轻轻穿过少年汗湿的碎发，手指颤抖着抚摸着他的后脑勺。她的嗓音黏糊软糯得不像话，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和妥协：

「阿姨这身肉.....全是汗，脏得要死啦，你这个小傻瓜怎么.....怎么连这里也要吃啊.....」

她看着少年那副视如瑰宝、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都吞进肚子里的模样，心里那股子被欲望支配的本性彻底被这股深切的依恋软化了。一侧的腋窝被舔得发麻发烫，李新平很快又像头蛮牛似的拱到了另一边，如法炮制地将她另一侧同样光洁白嫩、挂满汗珠的腋窝也啃咬吮吸得满是黏糊的口水。

一种夹杂着母性、感动与极端依恋的复杂情感在余云的胸腔里剧烈发酵。她死死把李新平的脑袋往自己的怀里按了按，任由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打湿了身下凌乱的床单。

李新平的攻势并未停止，他那充满爆发力的身体再次下移，双手粗鲁地掰开了余云那双丰腴的、油腻的大腿。

他的视线顺着大腿内侧一路向下。由于刚才野蛮的撞击与冲刺，余云那一双大腿内侧的白腻软肉被磨得有些泛红，大片亮晶晶的汗水和刚才结合处溢出的黏腻白浊、咸腥汁水，正顺着油亮黑丝的面料缓缓向下流淌。李新平低下一头，那

条粗粝的糙舌如同长蛇一般，顺着她蜜黄的大腿内侧皮肤狠狠地一路刮舐上去，将那些滚烫、黏糊的熟女体液悉数卷入口中。

最终，他的视线死死钉在了那只一直被高高架起的、从未被老头那股烟草味玷污过的左脚上。0D黑丝经过刚才的挣扎，在大腿根部已经被李新平扯裂。

李新平一把抓起那只35码的肉感小脚，像是在品尝某种绝世珍肴一般，将那蜷缩的、精巧的足尖整根含入嘴中。

「唔.....好烫.....」

舌尖在那层薄如蝉翼、半透明透肉的丝袜上疯狂搅弄。他不仅舔，还用力地吸吮着每一个娇小的脚趾缝。在那幽闭的丝袜缝隙里，由于刚才的激情，积蓄了大量粘稠、微酸且带着浓郁尼龙气味的汗液。李新平的舌头在这些缝隙里横冲直撞，甚至隔着黑丝，用舌面在那层粉嫩、因为充血而呈现艳粉色的脚底板足弓上大肆研磨。

那种汗渍在丝袜里发酵后的微酸感，混合著此时余云下身溢出的、正顺着黑丝腿内侧缓缓滴落的咸腥汁水，交织成了一种足以让人灵魂堕落的复合香气。

「平平.....好孩子.....阿姨那只脚全是汗.....你怎么也吃得这么香.....」余云嗓音沙哑地呢喃着，眼神里那抹放浪的底色中，终于揉进了一丝名为「爱意」的情欲。

余云躺在凌乱的床单上，看着眼前这个满头大汗、眼中只有自己的高大少年，那颗被风月场浸染得有些麻木的心，竟泛起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涟漪。这个「荡妇」在这一刻，竟然因为这个小男生毫不嫌弃的舔舐和抚摸，生出了一股子异样的情愫——那是不掺杂金钱与老头那股变态嗜好的、纯粹被异性渴望的满足感。

「走，平平，身上太腻歪了，阿姨带你洗洗去。」

余云拍了拍少年的结实大腿，眼底的温柔里又勾起几分更深层的骚气，软糯的台湾腔黏糊得像要拉出丝来。

到了浴室，余云并没有急着脱衣服，反而转过身，从洗漱柜的最底层掏出了一包还没拆封的、泛着极度油亮光泽的肉色连裤丝袜。

「阿姨，你这咋还整出一条新的呢？」李新平大口喘着粗气，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包包装精美的尼龙织物，满口的大碴子味儿透着一股子少年的猴急与纳闷。

「吼，小冤家，等一下你就知道厉害了啦。」余云回过头抛了个媚眼。

随后，她当着李新平的面，慢条斯理地将身上那件早就被揉得不成样子、散发著刺鼻腥汗味的包臀短裙褪到了脚踝。随着衣服的滑落，她那具42岁、肥腴得近乎夸张的肉体彻底暴露在浴室明亮的灯光下。身上没有穿乳罩的她，那一对C罩杯的豪乳在水汽中颤巍巍地晃动，两枚粉红色的奶头直挺挺地傲立着。

她没有立刻穿新袜子，而是拧开了花洒的开关。温热的水流哗啦啦地浇了下来，瞬间将她身上残留的属于老头的廉价烟草味、精液的咸腥以及闷出来的汗酸味冲刷得一干二净。余云掐起一团沐浴露，特别细致地揉搓着自己那双35码的小脚。此时，那双原本严丝合缝裹在开裆黑丝里的精巧小脚终于露出了原本的面貌，没有了毛发的遮挡，整双小脚以及私密处都显得洁白白腻。她仔细地把每一根趾缝、每一处肥厚足弓的肉褶都洗得干干净净，泛出健康的粉红色。

直到浑身每一寸皮肤都被温水冲得干净透红，散发著清爽的熟女体香时，余云才在一片水汽氤氲中，坐在浴室的小板凳上，慢条斯理地撕开了那包崭新的肉色丝袜。

她慢条斯理地把那层薄如蝉翼、极度油亮的尼龙纤维聚拢在手心里，然后将那只洗得干干净净、白里透红、没有一丝杂毛的右脚首先探了进去。在李新平几近拉直的视线里，那双肥腴、肉感十足的大腿一点点挤进那层亮晶晶的尼龙纤维里。这种丝袜带有极高的特殊光泽度，在浴室明亮、折射着水雾的灯光下，反射着一种近乎反光镜般的、油亮得发晃的金属感，将她大腿上的肥肉勒出了一道道极其淫靡的肉浪。

「咔哒」一声，浴室门被她顺手反锁。

余云再次按下了沐浴露的泵头，大团大团洁白、滑腻的泡沫被她重新抹在了那对匀称饱满的胸脯上，以及那双刚刚穿好、被油亮肉丝包裹得滚圆结实的长腿上。

「过来嘛平平，阿姨用身体给你」洗澡「喔.....」

余云像是一条浑身涂满了润滑油的肉感妖蛇，挺着那对沾满白色泡沫、粉红色奶头若隐若现的C罩杯乳房，直接贴在了李新平结实、紧绷的胸膛上。随着她上下的磨蹭，那一对富有弹性的美乳在少年坚硬的腹肌和胸口间被挤压得紧紧贴合，在两人皮肤间带起黏糊的摩擦。

余云变得前所未有的温顺且卖力。她缓缓蹲下身，那条湿软肥厚的红舌开始在李新平年轻的身体上巡航。从他的喉结一直舔到乳尖，再顺着那道紧致的腹中线一路向下，每一个毛孔都被她温柔而淫荡地照顾到。

最后，她跪在李新平脚边，浴室的瓷砖地映照着她那一对因水汽而愈发红亮的粉红色乳晕。

「阿姨.....你这整得，俺、俺真快憋不住了.....」李新平嗓音沙哑得不成了样子，浑身肌肉紧绷得像是一块烙铁，下身那根十八厘米的家伙在水雾中直突突地狂跳。

「平平，站稳了喔，阿姨要」吃「你了啦.....」

余云半蹲在瓷砖地上，那一对沾满了白色泡沫、由于呼吸而剧烈上下起伏的C罩杯乳房在空气里颤动。她伸出那双被极度油亮的肉色丝袜裹得严丝合缝的丝腿，那只包裹着紧绷、极度油亮肉色丝袜的35码小脚精准地踩在了李新平宽大结实的脚背上。

因为沐浴露的润滑，那只被肉色尼龙完全包裹、油亮发光的精巧丝足在少年脚背上不安分地磨蹭着，脚趾在反光的丝袜面料里像是一粒粒圆润的粉色珍珠，每一次抠弄都激起李新平脊椎尾端一阵战栗。没有腋毛与体毛遮挡的余云，在浴室灯光下显得愈发白腻，而这双裹着油亮肉丝脚与少年粗犷的脚部线条形成的强烈视觉对比，让空气中的骚味瞬间拔高了一个维度。

「滋溜.....滋溜.....」

余云双手发狠，用力将那一对恰到好处的乳房向中间挤压。在两团白腻肉瓣中间，那道被勉强挤出来的乳沟里满是粘稠的泡沫。她用那种极其黏糊的台湾腔发出一声低吟，将李新平那根18厘米的狰狞鸡巴死死卡进沟壑中心。

随着她腰肢如水蛇般疯狂地摆动，那根滚烫的鸡巴在两团被乳液润滑得极度湿滑的乳肉间飞速穿梭。每一次推进，那一枚枚粉红色的激凸奶头都会在少年的

冠状沟上划过，带来一种带有韧劲且油滑的极乐。

「哎呀妈呀.....要交枪了.....要出来了！」李新平双眼赤红，额头上青筋暴起，扯着嗓子大吼了一声。

就在那股积蓄已久的火气即将炸裂的瞬间，余云猛地抬起头。她那张精致小巧的大嘴像是盛开到极致的妖花，带着一股湿热的吸力，一口将那跳动的顶端吞进了嗓子眼深处。

「唔——！」

李新平发出一声濒临崩溃的咆哮。余云的小嘴在下方疯狂吸吮，喉咙深处发出满足的「咕啾」声，而那一对C罩杯乳房依然没有停止，还在随着惯性在那根肉棒的中段疯狂挤压磨蹭。那种被温热口腔与滑腻乳肉双重夹击的快感，瞬间击溃了少年最后的理智。

「给俺全部吃进去——！」

那是这一生最漫长、也最澎湃的一次喷发。那股浓烈、滚烫的少年精华，如决堤的洪流般在余云的口腔里彻底炸开。

余云并没有躲闪，反而瞪大了那双满是情欲的桃花眼，任由那白浊在她的喉咙深处、在她的唇角、在那沾满泡沫的乳房上肆意横流。滚烫的浊液顺着她那一对因兴奋而不断颤动的乳房滑落，滴在了她大腿根部那双极度油亮的肉色丝袜上，与滑腻的沐浴露混合在一起，将整条丝腿晕染出一种淫靡到了极致的乳白色。

余云那只穿着油亮肉丝的35码小脚在少年的脚背上因快感而死死绷直，脚尖隔着湿透的尼龙面料在瓷砖缝里拼命抠弄，在那浓郁的石楠花香与水雾中，彻底完成了一次对少年的灵魂榨取。

第八章：闷热中的深情洗礼

浴室的喧嚣在水雾散去后归于平静。两人擦干身体回到卧室，余云勤快地将那张被蹂躏得狼藉一片的床单扯下，换上了一套散发著淡淡洗衣液香气的白色丝绸床品。

李新平从身后环抱住余云肥腴的腰身，两人在干净的床沿边自然地倒下。这一次，余云主动攀上了少年的脖颈，献上了一个绵长而深沉的舌吻。没有了刚才那股冲动的燥热，这个吻里揉进了更多的珍惜与依恋。余云那条湿软的肥舌温柔地描绘着少年的齿廓，每一次吸吮都带着一种要把自己最纯净的一面献给对方的仪式感。李新平也沉浸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温柔中，少年稚嫩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除了欲望之外的悸动。

吻别后，李新平俯下身，习惯性地抓起那只35码的精巧小脚想要舔舐。然而，经过刚刚浴室里沐浴露的洗礼，此时那双裹在极度油亮肉色丝袜里的小脚上只有一股清新的柠檬花香，那种让他痴迷的、粘稠发酵的熟女体味不见了。

「阿姨.....这味儿咋不对了呢？干净得都不像你了，怪心慌的。」李新平撇着大嘴，有些孩子气地抱怨着，那高挺的大鼻子隔着肉色丝袜在余云那凹陷的脚心狠狠蹭了蹭。

余云看着他那猴急又失落的傻样，嘴里溢出一声黏糊的浪笑，伸出修长的手指戳了戳少年的额头：「吼，你这个小坏蛋，真是个重口味的怪胎诶！刚才在浴室不是才穿上新的嘛，哪有那么快有味道啦。」

说着，她故意在李新平面前晃了晃自己那双被紧绷、泛着金属般亮光的肉色丝足，脚趾在薄如蝉翼的尼龙面料里极其色情地抓挠了两下：「不过哦，平平，你知道这条肉丝是什么来头吗？这可是前天下午，阿姨专门跟你妈妈刘莉一起去逛街时买的呢。当时你妈还一直夸阿姨穿这个颜色最骚、最显肉感，非逼着阿姨买了好几双呢.....」

「啥玩意？！和我妈一起买的？！」

一听到「刘莉」是自己亲妈，再听到这两个平日里走得极近的熟妇竟然在一起讨论这种私密、色情的话题，李新平的眼珠子腾地一下瞪得老大。那种将亲生母亲与眼前这个正被自己疯狂玩弄的熟妇联想在一起的背德禁忌感，化作一剂毁灭性的精神催情剂，瞬间直冲他的天灵盖。

他下身那根刚刚平息下去的十八厘米巨物「腾」地一下再次昂首挺胸，将大裤衩顶起一个高高的帐篷，连呼吸都变得粗重火热起来：「阿姨，你、你和我妈逛街的时候，我妈也买这色儿的丝袜了吗？她穿没穿？！」

余云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一声宠溺而淫荡的娇笑，用指尖戳了一下他的脑门：「吼，你这个坏胚子，原来就好这一口喔。」

她撑起那具42岁、肥腴肉感的丰满身子，一双穿着油亮肉色丝袜的35码小脚踩在白色的丝绸大床上。没有腋毛与体毛遮挡的她，在浴室洗涤后显得愈发白腻。此时她摇曳着那瓣比亲妈刘莉还要肥美硕大的巨臀，快步走到墙边，「咔哒」一声关掉了那台一直发出单调嗡鸣的冷气，顺便将卧室那层厚重的避光窗帘拉得密不透风。

冷气骤停，密闭的卧室瞬间变成了一个真空的焖锅。新加坡午后那带有绝对侵略性的热浪，开始疯狂地渗透进每一个角落。

一分钟，两分钟.....时间在黑暗中一秒秒黏糊地流逝。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屋里的空气，原本清爽的柠檬花香在迅速升高的温度下开始变质、蒸发。紧接着，李新平能清晰地听到这具熟女身体上那双肉色尼龙丝袜在热量逼迫下，纤维开始微微发紧、与嫩黄油腻大腿肉摩擦出的细碎「沙沙」声。而那双被肉色丝袜禁锢着的、35码的丰腴小脚，也在这密闭的滚烫高热中，再度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那些汗水顺着精美的足弓纹理，一点点将崭新的尼龙纤维浸透、焐热，那种让少年为之发狂的微酸且滚烫的熟女丝袜汗香，开始在狭小的床榻间，以一种排山倒海的势头重新复苏。

在这种近乎窒息的灼热中，余云并没有急着下一步动作，而是再次翻身压在李新平身上，两手撑在少年的耳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那一对匀称饱满的C罩杯乳房在空气中微微晃动，粉红色的奶头几乎要戳到李新平的脸上。

余云眼里荡出一股让人骨头酥麻的骚气，故意用黏糊的台湾腔凑在李新平耳边，吐气如兰地挑逗道：

「好儿子.....既然这肉丝是你妈妈刘莉控的.....那你现在看着妈妈穿，是不是就像看着你亲妈一样啦？小坏蛋.....快，叫声」妈妈「来听听，把妈妈当成你亲妈一样狠狠地疼喔.....」

听着这大逆不道的背德对白，李新平脑子里的那根理智的弦「啪」地一声彻底断了。狂暴的背德快感像电流一样瞬间传遍全身，他双眼赤红，下身那根18厘米的巨物疯狂挺动，扯着脖子粗鲁地吼道：「妈！你这骚肉丝真他妈带劲！憋死你儿子了！」

余云发出一声满足而放荡的浪笑，再次低头堵住了少年的嘴，两人在黑暗中陷入了一场极其漫长且胶着的舌吻。

「唔.....妈.....热死个人了.....」

李新平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可手却本能地伸手扣住那丰腴的后脑，舌尖粗暴地闯进那张精致小巧的口腔。他们的汗水很快便从每一个毛孔中渗出，在紧贴的胸膛间汇聚成流。余云那一对C罩杯乳房因为汗水的浸润，在李新平结实的胸肌上磨蹭出「滋滋」的粘连声，每一次挤压都像是在两团滑腻的油脂间研磨。原本光洁干净的皮肤再度被热气逼出了浓烈熟女荷尔蒙。

「好儿子，闻闻看嘛.....味道是不是回来了啦？」

余云在那湿热的吻中漏出一声呢喃，她微微撤开一点距离，那颗泪痣在昏暗中被汗水打湿，闪烁着淫靡的光。

由于房间内的温度已经攀升至接近40度，原本被洗涤剂掩盖的味道再次爆发。那种从42岁熟女皮肤纹理中疯狂渗出的、混合了肉色尼龙纤维热度的浓郁体汗味彻底复苏。

尤其是那双被闷在肉色丝袜里的35码小脚，在高温的催化下，正顺着那双紧绷的丝腿散发出一种极其野性、甚至带有攻击性的熟女骚气。那是一种混合了腋下潮湿的狐骚、私处那片光溜肉缝里散发的成熟腥香，以及足心因闷热而发酵出的微酸味道。

李新平像是一头闻到了血腥味的饿狼，大口喘着粗气，两眼珠子在黑影里直冒绿光：「妈的，就是这股子味儿！带劲！」

他一边继续用力吸吮着那精致小巧的红唇，一边将手向下探去，死死攥住那只在肉丝里已经变得温热湿滑的左脚。这种在极端高温下的缠绵，让爱意与欲望被彻底蒸发、浓缩。李新平贪婪地嗅着那股直冲鼻腔的醇厚骚香，感受着那一对粉红色乳晕在掌心下因为灼热而变得愈发肿胀、挺立。

在这接近40度的闷热熔炉中，李新平的动作变得愈发原始且贪婪。他猛地直起腰，双手死死按住余云那对因高热而变得软烂如泥的C罩杯美乳，在那阵阵粘稠的撞击声中，他不仅在疯狂索取这具身体，更在掠夺她的每一寸感官。

「好儿子.....别光顾着左边那一双啦.....」

余云跨坐在他身上，那双丰腴的丝腿因为剧烈的摩擦而挂满了亮晶晶的汗珠。她在那勾魂摄魄的高潮余韵中，娇嗔地喘息着，将那只原本被冷落的、被老头舔弄过的右脚也一并送到了少年的嘴边。

「刚才妈妈洗得可干净了喔.....右脚现在比左脚还想你，你可不能再偏心了啦.....快叫着妈妈，把右脚也吃进去.....」

李新平喉咙里发出一声东北汉子标志性的低吼：「放心吧妈！老子两个都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

他一把抓起那只35码的右脚，张开大嘴，将裹在油亮肉色丝袜里的足尖连同尼龙纤维一并吞入口中。

在那近乎窒息的空气里，两只丝袜脚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催情毒药。左脚是新生的、浓郁的熟女汗香；右脚则是混合了沐浴露残余香气与刚刚闷出的、带着肉感的微酸骚味。李新平像是个疯子，一会儿疯狂吸吮左脚的

脚趾，一会儿又将舌头在那只右脚的粉嫩足底上大肆扫荡，彻底沦陷在这对肉色丝足的股掌之间。

这种隔着湿热尼龙纤维的极致揉弄，让李新平下身那根硬如烙铁的18厘米巨物彻底忍耐到了极限，紫红色的青筋在肉棒表面狂乱地跳动。他猛地吐出嘴里那只满是口水、被焐得滚烫的丝袜右脚，双手顺着余云那双被油亮肉丝包裹得浑圆的大腿一路向上，蛮横地分开了那对沉甸甸的肉瓣。

在40度几近窒息的高温闷热中，空气里交织着浓烈的丝袜汗酸味与熟女荷尔蒙。李新平那野兽般的喘息声连成一片，他掐着余云那白里透红、没有杂毛的腰肢，对准那处早已泥泞不堪、正饥渴收缩的湿热肉缝，咬着牙狠狠地一挺到底！

那根18厘米的狰狞鸡巴精准地撞在了宫颈口最深处。

「啊——！全进去了.....好儿子，你这根大鸡巴要把妈妈的魂都搅散了啦！」

余云闭上眼，双手死死抓着李新平的肩膀，五指深深陷入他紧致、汗湿的背肌中。她疯狂地主动起伏着，那一瓣比亲妈刘莉还要肥硕硕大的巨臀在粗暴的撞击中发出「啪啪」的沉重脆响，大片大片的汁水在40度的高温下蒸发出阵阵浓郁的成熟腥红气息。

房间里的每一寸空气都在猛烈燃烧。由于背德禁忌与爱意的双重滋润，这具42岁、光洁白腻的熟妇身体变得前所未有的敏感。她的两只包裹在油亮肉色丝袜里的35码小脚此刻分列在李新平的身体两侧，脚趾因为极致的快感隔着尼龙面料在白色丝绸床单上疯狂抓挠、抠弄，将平整的床面扯得凌乱不堪。

「给妈妈.....全都给妈妈.....妈妈现在是你一个人的肉便器了啦.....好儿子.....」

余云那张精致小巧的大嘴由于缺氧和快感剧烈张开，晶莹的口水牵成银丝，不断滴落在李新平布满汗水的胸肌上。此时的她彻底沉沦在这场扮演亲妈刘莉的乱伦游戏中，眼神迷离地浪叫着：

「好儿子.....你看妈妈这肥屁股，是不是跟你亲妈刘莉一样大、一样好生养？妈妈的丝袜大汗脚都快被你吃化了.....你亲妈平时在家里，也像这样被你把大肉臀撞得啪啪响吗？妈妈是个大骚货.....妈妈的骚逼好不好夹？快把刘莉平时的怨气都操出来呀.....」

听着这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淫荡的声声逼问，李新平脑子里那根理智的弦彻底炸成了飞灰。眼前的熟女和家里的亲妈在这一刻被疯狂地重叠在一起，那种无与伦比的背德快感像电流一样直击他的脊髓。

他双眼赤红，额头上青筋暴起，一边发了疯似地向下猛砸腰腹，一边扯着嘶哑的嗓子粗野地吼道：「操！真他妈像！亲妈！你和刘莉都是一样的绝世大骚货！这肥屁股夹得俺想死！你给俺夹紧了！儿子今天全给你顶到最里头！」

「啊.....好儿子.....就是这里.....顶穿妈妈了啦！」

余云跨坐在他身上，那双丰腴的丝腿因为剧烈的摩擦而挂满了亮晶晶的汗珠。她高高仰起脖子，两手发狠地把少年的脑袋往自己的C罩杯汗湿美乳上按，整个人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快感痉挛之中。她一边配合著少年的速度疯狂扭动腰肢，一边用那拉出丝来的台湾腔发出最后的恶魔引诱：

「全射进来.....好儿子.....把你的种子全射进妈妈最深的地方！妈妈不要当阿姨了，妈妈要给你生个大胖弟弟.....让你亲妈刘莉帮你一起养.....全给妈妈灌满喔.....快点射给妈妈啊！」

「亲妈接着！全给你灌进去！」

就在最后一次高潮如海啸般袭来时，李新平发出一声震碎耳膜的咆哮，粗重的东北大碴子味里全是原始的兽性。他那双宽大的双臂死死环抱住余云那肥腴、没有杂毛的后腰，借着两人身上那一身粘稠的汗水，腰腹向上做出了最后一次最深沉、最决绝的猛挺！

「唔喔——！」

积蓄已久的、满载着狂暴爱意的少年精华，如同决堤的火山熔岩，咆哮着在余云那处光溜肥美的私处最深处喷涌而出。那股滚烫的热流一波接着一波，将那处早已湿红溃不成军、正剧烈收缩的肉缝内部灌得满满当当，甚至顺着大腿内侧的肉色丝袜面料溢了出来。

两人在40度的窒息闷热中紧紧相拥，任由全身的汗水、涎水与这股浓烈的精华在这一刻彻底融为一体。余云无力地趴在李新平肩头，那两只由于高温和汗水而散发著微酸、醇厚熟女丝袜汗香的肉丝小脚，依旧在空气中微微颤抖，彻底瘫软在少年的怀抱里。

第九章：撞破的禁忌与崩毁的防线

激情过后的卧室里，40度的高温依旧将空气焖得像是一锅浓稠的粥。

那股浓郁的石楠花香与熟女丝袜发酵后的微酸汗气在密闭的空间里层层叠加，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反而将这间大床熏染得如同一处原始的盘丝洞。李新平依旧保持着最后挺进的姿势，浑身赤裸、肌肉紧绷地压在余云身上，两人剧烈起伏的胸膛紧紧贴在一起，汗水在皮肤间不断发出粘连的「滋滋」声。

「哈啊.....哈啊.....」

余云无力地瘫软在白色丝绸床单上，那双35码的肉色丝袜小脚由于刚才极致的痉挛，此时还挂在少年的腰侧微微打着摆子。刚刚那场假母子的背德狂欢，几乎抽干了她这具42岁熟体内的最后一丝力气。

然而，这场看似终结的暴风雨，在两具早已被禁忌之火点燃的躯壳间，却悄然孕育着更具毁灭性的二阶段山洪。

李新平年仅16岁的年轻身体拥有着恐怖的恢复力。还没等体内的余韵完全过去，那根深埋在湿热泥泞最深处的18厘米巨物，在熟女那依旧在无意识微微抽搐、紧裹着的肉壁刺激下，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再度「腾」地一下暴涨、充血，硬如一根烧红的铁夯！

「唔.....！好儿子.....你、你这怪物.....怎么又.....」

余云的眼珠子蓦然睁大，那张精致小巧的大嘴里溢出一声近乎惊恐的娇吟。下腹部那被再度撑开、顶满的充实感让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上弓起。

李新平双眼里的赤红不仅没有褪去，反而因为这种无休止的索取而变得愈发狂暴。他猛地直起身子，双手顺着余云那双挂满汗珠、黏糊湿滑的肉色丝腿一路向下，粗暴地将她整个人从床单上直接捞了起来！

「妈的，老子还没过瘾呢！刚才那是替我妈操的，现在，老子要替自己操！」

李新平喉咙里发出一声沙哑的低吼。动作一变，两人的角色扮演在这一瞬间悄然发生了反转。

李新平那1米85的魁梧身躯在此时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他甚至不需要余云躺着，而是直接坐在床沿边，双臂发狠，一把将身高只有1米58、在少年怀里显得格外娇小玲珑的余云整个人悬空抱了起来。

「啪」的一声，余云那瓣比同龄人都要肥美硕大的巨臀被李新平宽大的手掌死死托住。由于身高的巨大悬殊，当1.85米、浑身腱子肉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的东北少年，将这个1.58米、浑身皮肤在洗涤后白里透红的台湾熟妇抱在怀里时，那种视觉上的反差感强烈到了极致

少年的皮肤是粗犷、充满原始爆发力的黑褐色；而余云的肉体则是常年养尊处优的蜜糖色细腻，在卧室昏暗的视线里，他那黝黑粗壮的手臂死死勒在余云白腻、滚圆的腰肉上，将那一层特意穿上的油亮肉色丝袜面料都勒得向内凹陷，黑与白、粗犷与细腻，交织成了一幅极其淫靡的画面。

「平平.....不、不行了.....好儿子.....妈妈承受不住了啦.....」余云悬空勾着少年的脖子，那双裹着肉色丝袜的35码小脚在空中无助地晃荡着。

「谁是你儿子？！阿姨，你看清楚了，老子是谁？！」

李新平掐着她的肥臀，借着重力向下狠狠一砸，整根狰狞的肉棒在水汽与汗液的润滑下再次一顶到底，直直撞在宫颈口上，发出「噗嗤」一声让人脸红心跳的湿热巨响。

「啊哈——！」余云尖叫一声，整个人像是被钉在木桩上的蝴蝶，剧烈地颤抖起来。

李新平的大鼻子死死喷吐著热气，凑在她耳边，用那种透着坏水和猴急的东北大碴子味低声挑逗、逼问着：

「阿姨，老子可不是你儿子。老子是刘莉的儿子，是李新平！是天天来你家蹭饭、管你叫云姨的那个小初哥！我是你闺蜜的亲儿子，是你亲儿子的同班同学！你说，你天天看着俺穿个大背心在你面前走来走去，是不是早就想让我用这根大鸡巴，把你这具生过孩子的熟女骚身子给干穿了？！」

「呜呜.....你这个坏胚子.....闺蜜的儿子.....同学的小帅哥.....」

余云那颗被风月场浸染得麻木的心，在被少年的同学、闺蜜儿子这种纯粹属于年轻异性的、充满肉体统治力的身份挑逗下，彻底泛起了前所未有的骚浪涟漪。那种背着闺蜜、背着自己儿子，被一个1.85米年轻力壮的小狼狗悬空抱起来疯狂操弄的刺激感，让她的理智彻底决堤。

她两条肥美的丝腿死死盘在李新平黝黑的腰间，那双被汗水完全浸透、散发着浓郁熟女足汗酸味的肉色丝袜小脚，在少年的后背上疯狂地抓挠、抠弄。

「对.....你不是我儿子.....你是刘莉的儿子.....你是最威猛的小帅哥.....啊！用力顶进来！」

余云的大嘴由于极度的快感和缺氧而剧烈张开，黏糊的台湾腔彻底变成了荡妇的索求，在少年的耳边疯狂地娇喘着：

「好平平.....小帅哥.....不要告诉你同学.....也不要告诉你妈.....云姨现在只要你.....云姨不要我儿子了，也不要那帮老头子了.....云姨只要你这根大铁棒子天天来干我.....啊！要把云姨操坏了啦！」

李新平听着耳边那闺蜜、阿姨、同学母亲等身份交织的荒淫对白，下身撞击的速度陡然拔高到了一个恐怖的频率。

1.85米的少年抱着1.58米的娇小熟妇，在卧室的虚空中疯狂地耸动、撞击。每一次上提和下砸，余云那一对C罩杯的丰满乳房都会在少年的黝黑胸膛上被砸得变形、扁平，粉红色的奶头不断在黑色的皮肤上划出亮晶晶的汗痕。

「啪啪啪啪！」

李新平那1米85的强壮身躯仿佛有着使不完的蛮力。他嫌在床边倒腾得不过瘾，双臂猛然发狠，将身高1米58的余云往怀里狠狠一掂，竟然直接抱着她在这间40度高温的闷热卧室里四处走动起来。

「啊呀——！要掉下去了啦……平平！小冤家！」

余云吓得发出一声娇呼，那双35码的肉色丝袜小脚在半空中慌乱地乱晃。然而，随着李新平每迈进一步，那根深埋在她体内的18厘米狰狞巨物就会随着走动的步伐，在泥泞不堪的肉壁里发生一记极其深沉、角度刁钻的倾斜刮弄。

「噗嗤！噗嗤！」

大片大片的湿热汁水顺着两人紧密贴合的私处疯狂溢出，顺着余云大腿根部那油亮肉色丝袜的面料，一路往下滴落。李新平那黝黑粗壮的双臂死死勒在余云蜜糖色肥美的巨臀上，在房间里大步流星地走着。从凌乱的白色丝绸大床，走到折射着昏暗光线的大衣柜镜子前，再走到那扇紧闭的避光窗帘旁。

走动带来的强烈失重感，加上每一步都直戳花心的撞击，让余云彻底软成了一滩烂泥。她只能像一头雌兽般死死勾住少年的脖子，那张精致小巧的大嘴主动迎了上去，狂乱地堵住了李新平的唇。

两人在走动中陷入了近乎窒息的激烈热吻。李新平一边抱着她大步走动、疯狂耸动着腰腹，一边粗暴地吸吮着余云那湿软肥厚的舌头。口水在两人交缠的唇齿间牵扯出黏糊的银丝，又被高热的空气瞬间蒸发出浓郁的香气。余云被这股一边走一边操的原始暴烈感冲撞得神魂颠倒，在走到衣柜镜子前时，体内积蓄的快感终于化作一道山洪，肉壁疯狂地剧烈收缩痉挛。

「唔——！唔！」

她被少年的大嘴堵住了尖叫，只能发出沉闷的鼻音，整个人在李新平怀里剧烈地挺直了腰肢，迎来了换姿势后的第一次大高潮。

然而李新平根本不给她喘息的机会。他看着镜子里自己黝黑粗野的身体与怀里这个白腻、套着油亮肉丝的娇小熟妇形成的强烈反差，体内的兽性被彻底激发。

他把余云一把按在墙壁上，却依旧让她悬空承受着自己的重量。李新平松开一只手，粗暴地扯住余云柔顺的长发，用命令的口吻粗野地吼道：

「把手给俺举起来！举高点！」

余云此时被高潮余韵冲击得双眼迷离，听话地将两条黄嫩的手臂高高举起，死死抠在身后的墙壁上。随着她双臂的举起，由于常年没有腋毛的生长，她那两个洗得干干净净、此时却因为高热和情欲而不断渗出细密汗珠的凹陷腋窝，彻底暴露在李新平的眼前。

李新平这个东北汉子可不跟她客气。他一边掐着她的肉臀继续借着重力向上疯狂猛砸，撞得墙壁「咚咚」作响，一边猛地凑过头去，将大鼻子死死埋进余云

那温热、湿润的腋窝里，张开大嘴顺着那蜜糖色的肌肤疯狂地舔舐、吸吮起来。

「哈啊.....好儿子.....不对.....小帅哥.....那里好痒啊.....唔啊！」

被年轻异性如此粗暴地吸吮腋下，对42岁的余云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精神羞辱与生理刺激。那股属于熟女腋下特有的、混合了高热体汗与柠檬花香残留的浓郁荷尔蒙，顺着李新平的鼻腔直冲天灵盖。李新平像头恶狼一样，舌头在她的腋窝、足底和乳房之间来回攻陷，身下的动作更是像打夯机一样快出了残影。

在这样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凌虐下，余云高举着双臂，整个人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沉浮的孤舟。李新平那1米85的黑褐色身躯，将她1米58、裹着油亮肉丝的蜜糖色娇小身体死死钉在墙上。

「啪啪啪啪！」

沉重密集的肉体撞击声响彻整个密闭的房间。余云的C罩杯乳房在少年的黝黑胸膛间被撞得如同水波般剧烈变形，而那双35码的肉色丝袜小脚在半空中疯狂地绷直、抠弄，崭新的尼龙纤维早就被两人的汗水完全浸透、焐热，散发著排山倒海般的微酸骚香。

「天啊.....平平.....云姨要死在你身上了.....啊！又来了！又来了啦！」

在李新平狂暴无休止的贯穿中，余云的身子再度剧烈颤抖，私处那片光溜的肉缝疯狂地绞紧那根18厘米的巨物，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迎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几乎让人昏厥的灭顶高潮！

「咔哒。」

防盗门转动的声音在寂静且闷热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余小龙满头大汗地背著书包走进家门。一进屋，他就被那股几乎凝固的、接近40度的闷热空气激得皱起了眉头。紧接着，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混合了石楠花腥气、熟女体汗骚味以及尼龙纤维热度的气味直冲他的鼻腔。

那是他最熟悉的家，此刻却散发著让他浑身血液倒流的淫靡芬芳。

在那昏暗且灼热的室内，李新平正像一头暴烈的野牲口，用双臂将余云悬空死死抱在墙上，用那最原始、最狂野的「火车便当」姿势展开着疯狂的征伐。158cm的余云在185cm的李新平面前，就像是一枚被巨大力量肆意揉捏的肉弹，大片大片的淫水顺着她油亮肉丝的大腿根部往下流，在地板上滴答作响。

「平平.....快.....快给妈妈.....」余云那黏糊破碎的台湾腔戛然而止。

她对上了门口儿子那双惊恐、愤怒且充满了某种压抑欲望的眼睛。然而，在那极致的高温与长达数小时的性爱洗礼下，她的理智早已被多巴胺彻底焚烧殆尽。她不仅没有推开，反而发出一声变调的哭腔，在儿子震惊的注视下，更加疯狂地主动缠紧了李新平的虎腰。

李新平也发现了她。两个少年四目相对，李新平的眼中没有半点愧疚，只有一种征服者的暴戾与亢奋。

「我操，小龙回来了？」李新平不但没停，反而咧开嘴露出一抹邪气冲天的笑，扯着东北大碴子味儿的大嗓门，当着好哥们儿的面，故意用极其侮辱性的力道狠狠一顶，「瞅见没？小龙！现在在这儿办你妈的是老子！以后你得管老子叫爸！」

这种极具冲击力的身份错位与视觉震撼，让余小龙的呼吸急促到了极点。在巨大的精神冲击与感官刺激下，他那双颤抖的手竟不由自主地伸向了自己的裤裆，直接掏出了那根20厘米长、白玉柱般无毛的大鸡巴。在那浓郁的、属于母亲和哥们儿的交合气味中，他瘫倒在地，开始了绝望而扭曲的自渎。

李新平跟余云受不了这种极致的禁忌刺激，当着余小龙的面，双方不仅没有羞耻，反而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彻底陷进了更加疯狂的博弈。

李新平那双通红的眼珠子死死瞪着余云，眼神里全是东北大碴子味儿的蛮横与狂妄。他那双长满粗茧的大手死死掐进余云泛出淤红的肥臀里，一边卖力地朝最深处撞击，一边故意扯开大嗓门，冲着余云的耳朵眼子挑衅地吼开来：

「余阿姨！睁大眼瞅瞅！现在当着你亲儿子的面，把你这块骚肉顶得直冒水的是谁？！是余小龙最铁的哥们儿！是天天跟他坐一个教室里的同班同学！你这当妈的被儿子的好朋友操得直叫唤，你害不害臊啊？！嗯？！」

这番粗暴而直白的身份撕扯，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余云那早已被快感融化的神经上。她眼角的那颗泪痣被汗水浸得通亮，整张精致小巧的大嘴毫无形象地张开，不仅没有半点羞耻，反而更加疯狂地回视着李新平，顺着他的话头，用那种能拉出丝来的台湾腔放浪地附和尖叫起来：

「啊.....对.....平平好儿子.....你是小龙最好的朋友喔.....妈妈现在却被儿子的同学.....吊起来操得魂都没有了啦.....那个废物就在门口看着诶.....好刺激.....快把同学的妈妈彻底操烂掉啦！妈妈还要给你生个大胖弟弟，让你同学在旁边看着我们喂奶啦！」

这种眼神的疯狂对撞和身份的彻底侵犯，让余云彻底陷入了失控的泥潭。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的同班同学在自己身体里肆意横流，那种无以复加的背德快感化作了最疯狂的痉挛，她的内部开始高频地收缩、夹紧，死死箍住那根滚烫的大鸡巴。

「妈的，美死老子了！给俺老老实实在的受精！给你亲妈的骚逼灌满！」

李新平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额头上青筋暴起。在门口余小龙近乎崩溃且剧烈颤抖、疯狂套弄着20厘米白玉柱大鸡巴的视线中，他掐紧了那肥腴如磨盘的臀肉，将全身的肌肉绷得如钢铁般坚硬，借着那一身粘稠滚烫的汗水，发起了最后的、最深沉、最决绝的连续猛挺！

那根18厘米的大鸡巴精准地撞在了余云柔嫩的花心处。

「唔喔——！」

积蓄已久的毁灭性精华如同决堤的火山熔岩，咆哮着喷涌而出。那一股股浓烈的、满载着少年力量的白浊，在余小龙的直视下，悉数喷发在了他妈那早已湿红、溃不成军的逼穴深处，甚至顺着结合处挤压出了一圈圈淫白色的泡沫。

余云发出一声穿透天灵盖的高鸣，整个人如烂泥般瘫倒在李新平怀里，两只肉色丝袜脚在儿子面前剧烈地痉挛着，脚趾死死蜷缩。

在这一片被欲望蒸腾得近乎虚幻的40度高温中，最后的余韵正顺着那双肉色丝袜的尼龙纤维缓缓流淌，象征着某种伦理防线的彻底崩毁。

贴主：丫丫不正于2026_06_05 18:22:44编辑

[广而告之：无限制涩涩女友](#)

请标记您是否认为本帖内容由AI生成？

标记为 AI 生成

标记为人工创作

喜欢丫丫不正朋友的这个帖子的话， [请点击这里投票](#)，"赞" 助支持！



[\[用户前期主贴\]](#)

[\[手机扫描浏览分享\]](#)

[\[返回主帖\]](#)

[\[返回禁忌书屋首页\]](#)

内容由网友自行发布分享，如果违规或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核实后会第一时间删除。
User-generated content only. If any content violates your rights, please [contact us](#) for removal.
若发现本帖涉嫌未成年，人兽等违禁内容， [请点击举报](#)

所有跟帖：（ 主帖帖主有权删除不文明回复，拉黑不受欢迎的用户 ）

- [666](#)- LIII12138(3 bytes) 2026-06-26
- [wc这牛魔](#)- dnjdnajsajn(0 bytes) 2026-06-09
- [感谢分享](#) - Gracebrown2(0 bytes) 2026-06-06
- [【互换陪读妈妈的美好生活】（ 27-30完 ）作者：RJ- 丫丫不正](#)(75181 bytes) 2026-06-05
- [【互换陪读妈妈的美好生活】（ 23-26 ）作者：RJ- 丫丫不正](#)(66742 bytes) 2026-06-05
- [【互换陪读妈妈的美好生活】（ 17-22 ）作者：RJ- 丫丫不正](#)(101392 bytes) 2026-06-05
- [【互换陪读妈妈的美好生活】（ 10-16 ）作者：RJ- 丫丫不正](#)(108259 bytes) 2026-06-05

用户名

密码

标题

B

I

U



插入图片

图片上传

预览辅助

确认发布

[点击分享当前内容](#)

楼主本月热帖推荐:

- [【田小花的NTRS生活】（ 2 ）作...](#) 2026-08-17
- [【隐秘的共鸣：变态情侣的NTR...](#) 2026-08-17

- 【夺母寻情录（又名:七种淫具）... 2026-08-17
- 【非正常关系（布施法）】（9-1... 2026-08-17
- 【清纯绝美的女老师的淫堕校园行... 2026-08-17
- 【春丽的劫难之风月场幻想结尾】... 2026-08-17
- 【女教师的耻辱轮奸】（1-6）作... 2026-08-17
- 【美少女战士同人月光陷落外传】... 2026-08-17
- 【灶台边的喘息】（4-5）作者：... 2026-08-17
- 【断舌记】（完）作者：猫九大大 2026-08-17
- 【绿帽心愿系统】（2）作者：我... 2026-08-17
- 【都市奇谈：鬼嫁衣缠身的我，变... 2026-08-17

>>>[查看更多帖主社区动态...](#)